

卷之三

方虛谷桐江集卷三

跋舒碧雲寓稿詩



讀用章碧雲寓稿詩可喜者三點之長寧舒氏

來自淮陽南唐時曰介夫曰夷中相繼魁進士曰
雄曰雅有大名用章曾祖諱擢登嘉定庚辰第伯
祖諱叔寶登紹定壬辰第用章事詩六十韵備書
之能述祖德如陶元亮一可喜近世習為晚唐詩用
章獨稍近古不隨時好五言選體有韋應物步驟律
詩專巧二可喜學問文章多讀書為根本詩
其餘事用章歲三十七以詩未多為歎士莫

患于自足知其所進矣不耻下問所取三
可喜里中七十識楊初庵詩卷序

闕此三長可乎學不至而望夫識不可也
雖有未至所見之謂識善于有為

之謂惟根于氣所以盡性養氣也然

則學之要可得顏子四勿曾子三省學也其
喟其唯識也其為邦其孤軻中庸之篇識
之極才之餘也時中知言則其學之所入也吾州朱
文公集關洛大成學也排江浙異趣識也其著書為
文為史為詩無一不可才也蓋唐三百年以詞章

士而知道者無聞焉老杜自比稷契昌黎力闢佛老
近乎知道耳同邑楊君復以詩示予卷首有云

瀟灑幽棲境人間萬事空雙童耕隴上一鶴下雲中
果熟苗花種苗生藥叢自然為至道何必問崆峒
殊有前輩思致他佳者亦不一猶欲其加之以
學深其識而廣其才輒為刪其稍循時俗者而歸之
顏曾思孟晞之則是晞之如何學于朱子至元戊
子五月既望書

汪斗山識悔吟稿序

古詩以漢魏晉為宗而祖三百五篇離騷律詩以唐

人為宗而祖老杜。其流止乾淳，沂其源止洙泗。律為骨，意為脈，字為眼。此詩家大概也。然尚小節當審訂焉。近人作詩未論意，句工拙所命題已多可議。書官稱宜從雅，謂如明府之類。書道雖宜從顯，謂如東坡山谷之類。卑者書名通行，無弊則不知悉書。

比亦豈可不謹哉。同里汪君得一示，余近作于絕句良言，律良快而五言及古詩鮮且命題有畧可刊者，故余聞君宜加意。此余家老尚

書勅也。所謂流俗爭名者，風斯下矣。

曉山烏衣圻南集序

其生也有位于時而無以及乎人，庸人甘之。君子耻焉，其死也無足以利其而有可以傳于後世。惟

君子能之，庸人不能也。吾友陸公諱夢發，字太初，登寶祐進士第，當開慶景定咸淳，德祐間六任選僚，改官一作縣，兩遷京局，以死。廩事僅得一府，則

前丁後濁亂，戚官誓御之所，盤據工技胥隸之所，依憑無功之庸將，不速之狎客，狙駟婢妾之執政，侍從臺諫，權重勢膠，相視自都而材碩俊茂，如太初曾不得一齒朝紳之後。此太初無足憾者。大初之歿，今九年矣。田廬苟完，孀孤子立，予訪其家，得曉山烏

衣圻南二集及曉山零稿詩凡七八百首每讀之未嘗不泫然泣不知其丹鉛幾車塗乙幾夕而後有以吐于外也不知其口幾吟哦手幾銓擇初去十七後去十八而後有以存之至今也錢塘湖山金陵臺閣故里荒墟先疇野坂古寺修竹敗驛寒燈昔也余于太初幾唱幾酬意者當相與老于紫陽

耶之下而太初遽忍捨我去乎太初詩刻苦深切氣凌物表而凍礪枯槎霽宇孤籟務為孳歛予浩汗放肆終身愧之嗚呼太初不可得而見矣無位于時不足悲有傳于後世猶足幸自乾淳以來誠齋放翁

石湖遂初千岩五君子足以躡江西超盛唐過是永嘉四靈上饒二泉嬾菴南塘二趙為有聲又過是則雖有劉後村亦號本色而不及前數公海內詩人如太初與予不為少而無前輩大老如蘇歐者立斯文之幟以表倡之則世道之任非吾徒之羞也曉山者太初書屋之扁烏衣圻南者兩都仕郎之所寓故以名集佳章奇句摘一二書于左方蓋將以勸後學而亦非故人之私誼云

至元癸未九月一日

婺源黃山中吟卷序

唐詩承陳隋之餘沈宗始概括為律體而古體自是幾廢然陳子昂元次山韋應物及李杜韓柳諸公追劉陶曹謝與之伍亦未嘗盡廢今之詩人專尚晚唐甚者至不復能為古體婺源黃仲宣有志唐詩予三閱其山中小稿此夕分秋半何人共夜闌可伯仲大晏寒盡春風來滿庭蘚花綠亦復佳致年甫三十進未艾也婺源朱文公之鄉文公詩出于劉堯冲律體清勁近陳無已古體高遠不減建安如長沙定王臺淵明醉石詩可見也仲宣捨文公將誰師乎高山仰止效其庶而

送紫陽山長劉仲昂序

鉉辨悅心

昔在淳祐六禩之丙午歲余時年二十上饒韓公補為新安郡于城南門之外肇建紫陽書院其地實歙縣西尉舊治廢而為遊觀之所號曰梅岩韓公酷肆為講肄士民大悅上其事尚書得宸翰四大字以寵光之紫陽山者去城南可五里羣山自西南來結為此山偃然橫立于大溪之水口回首北向郡治之案山也朱文公先生新安之婺源人而生于尤溪家建陽常于寓所揭紫陽書院蓋示不忘本故天下稱為紫陽夫子此紫陽書院之所以建也後三十年乙

亥丙子之間戍將李銓以北兵將至詭曰守城之材
而毀之祭器書版蕩為烏有城既不守銓之部
曲為變久而後潢池清鳴雁集郡禽前進士汪君一
龍 曾君涇清父為山長改創新書院于南門之
內古郡學基前守曹公良所嘗以為江東道院者
予為文記其事于碑然綿邈殊不及舊興言往事追
慨流光書院起而仆々而後起忽四十七年而予亦
六十有六年先達鉅公逝者勿作同流學輩率為古
人今之書院老儒年長于予曰矣吳君資深逢原胡
君端本方立年稍 今者曾清父三數公無恙耳餘

皆後進豈不重可感也哉予友劉君仲鼎為山長懼
不可為遲其往余謂此尚可為速其往吾州風俗淳
古書生多朴厚直無譁競浮薄之態朋友可交一宜
往天下酒無不用灰吾州白酒無灰城沙溪酒最佳
酒可飲二宜往梁武謂吾州丈大好山水城東有堂
曰萬山盡得一郡山水之勝山可觀三宜往書院書
板存者鶴山魏文靖公大易集議六十四卷天下所
無鶴山謂胡安定先生介王弱三家易初學入門至
其精微則有滄溪康節明道伊川橫渠藍田廣平上
蔡漢上龜山五峯和靖屏山文公南軒東萊凡十六

家得聖門之傳，窮易學之要，諸家易說俱皆可廢矣。學者中年以後，不可不讀易。鶴山年四十八，謫渠陽，始讀易，成此集議。予年四十一，遭臺評，始讀易，寶此集議。至于今，夢寐不忘仲鼎。舊雖已讀，亦不可不再熟讀也。是為書可讀，四宜往仲鼎湖海豪士。廊王聞孫意氣磊落，記問淹賅，作詩多驚人語，年且五十，為此冷職，屈矣。朋友可交，酒可飲，山可觀，書可讀，亦未必非伸也。仲鼎行矣，予將歌歸去來，從之游。

至元壬辰六月日序

跋江石鄉詩文

石鄉得一文稿，他人千言，斂以數語，十步而近折旋。二三能簡，又能委曲，一奇也。古歌詩，九如西風野如。緒見者，輒吐舌如太傅，數日別劉公一紙書，如讀書三年。艾逢四角輪，及再和全，歸十絕，皆氣勁律嚴，又一奇也。憂時而不怨傷，已而不戚俯首，默若無所。有又一奇也。負此三奇，猶欲求夜藥于予，豈知道有取于老烏非坎予。它年作詩，兄卒以曾南豐為歸。作詩淳晚，獨喜陶淵明。至陳後山，兼長有二，乃取此三君子集行，住坐卧自隨，終不近之也。其為學之根源，即自吾鄉晦庵先生。沂至于仲尼夫子而止。予年六

十二石鄉年三十八相與疾鞭此途可也弟子之日
迫暮矣石鄉勉之

至元戊子八月中秋日

滄浪會稽十咏序

學唐人丁卯橋詩逼真而又過之者王半山陸放翁
集中多有其作近世乃專尚此亦多可觀武林芝石
徐子美嗜學早能持此為會稽十詠年甫二十五耳
于蘭亭之杯行曲水春如昨字 昭陵土亦香此聯
為最他亦全篇深穩佳句叠出巴蜀雪消春水來可
專美于前哉

甲午花朝方某序

稽古圖序

堯舜禹若稽古司馬溫公稽古錄所由作也華亭下
沙瞿氏建炎前家通州世巨室今所居南渡遷也文
獻益盛予幸識琴軒運使雷發 雲岩奉使霆發二賢
昆仲藏書好古全郡梅堃示余所刊稽古圖續書宋
事 宋始安石王介次檜秦對王終似道德賈相陸兩
僻學文姦一不學姿凶姦名三姦臣深得春秋之意
云

霍君澤字說

我名而我字之我從之我意也彼名而彼字之我說
之不知其意也東平霍氏子名潤字君澤孰名之孰
字之而求我為之說韻書潤訓澤訓潤似無可說
者雖然有說富潤屋不如德潤身然後可以澤及生
民澤及子孫書水曰潤下有小水有大水易上天下
澤有大澤有小澤長江大河之潤五湖七潭澤之澤
與蹄涔不侔也予懋乃德自滴涓始泓涵浸漬將有
被其餘波者烏是為說

跋茅山梁中砥所藏東坡和太白感秋詩

李太白余見其詩未見其字也雖葛蘊偽作以給郭

人功父者亦未見之也蘇長公詩若字則予見之不
亦一矣然未若今梁君中砥所藏感秋二詩之為真
也潯陽天慶觀予平生屢至焉嘗讀石刻不謂今乃
得見此本細觀圖記乃德祐僭國亡家權臣之物流
燕市而中砥售之以南也夫世之所謂尤物玩具者
閑人隱士好之則可士大夫好之已愚矣王公大人
好之而以力收術取則貪痴之極必有不勝其禍者
故蘇長公謂鶴人之所好也而衛懿公以亡其國法
書名西人之所好也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
以見戲害其國凶其身前輩有力却佳硯戲謂一日

呵出可擔水止直三文者其人品豈不相去萬、哉
今之見此本者其毋恃勢而有垂涎之心哉梁君名
柱學仙茅山自號塵外道人

跋俞仲疇詩

甲申嘉平望後一日自苔溪南渡訪唐師善父子于
料里山居其邑人俞君錫仲疇年二十五矣酒邊出
示竹屋詩稿五言大聯皆逼唐人洗瓢魚隱石掃葉
蟻移家野核偷果去村僕借書還教僕掃枯葉留僧
煎早茶荒店難尋酒長途半趁船蛩散依壞砌樹影
倒寒池半生長在旅何日定還家賈島姚合魏野林
逋欲道未道餘料遺意仲疇能別決而新之且律調
皆熟其用心亦至矣于熟之中更加之熟則不可熟
而又新則可也新之如何料與意皆不必全似賈合
也必出于已而得于天則所進豈易量哉

跋曹之才詩詞三摘

曹君良史字之才錢塘人衣冠佳盛湖傲山酣則有
咸淳詩摘兵火變遷江淮奔走之才則有梅南詩摘
予特以後摘為多于前摘雲生画佛壁葉落病僧房
幽迥而新異閑來閉門處認得讀書教平易而雋永
丹陽云深樹月昏神火出斷烟雪霽獵人回毗陵云

逋欲道未道未道餘料遺意仲疇能別決而新之且
律調皆熟其用心亦至矣于熟之中更加之熟則不
可熟熟其而又新則可也新之如何料與意皆不必
全似賈合也必出于已而得于天則所進豈易量哉

跋曹之才詩詞三摘

曹君良史字之才錢塘人衣冠佳盛湖傲山酣則有
咸淳詩摘兵火變遷江淮奔走之才則有梅南詩摘
予特以後摘為多于前摘雲生西佛壁葉落病僧房
幽迴而新異未聞閑門處認得讀書教平易而雋永丹陽
云深樹月昏神火出斷烟雪霧獵人回毗陵云墻圍

敗屋知無主風响荒林似有人昔名邑佳郡今野有
荒鄰市無全屋何為而至于此雖前摘中有云駕犢
渡溪水夕陽滿田阪蕭散古淡然未若後摘之感慨
有味也或謂詩作于金盛之時題平而看語難作詩
于變遷之後題險而著着語易予謂不然老杜詩世
無敢優劣惟山谷獨謂夔州後詩不煩繩屑蓋暮年
加進于妙年而老作更深于少作也之才展轉征旂
戰鼓間踰十年則筆力益老矣至如鏤冰詞摘則以
詩之餘演為刻雕流麗之作以至寶丹之事料生
曰之文法寄于少游美成之教調予非闕于此者故

不敢辭

跋方君玉庚辰詩

睦之分邑予宗兄天墉君三十年前識之嘗以絕句詩見知于吾州魏使君予守睦七年僅一見訪今相遇杭邸示予庚辰詩稿以數計殆不止一日一詩于夜涼感懷云缺多圓少人如月盛極衰來物易秋只此一聯便足名世似不必太多也東坡謂郊寒島瘦元輕白俗予謂詩不厭寒不厭瘦惟輕與俗則決不可君之稿寒瘦者宜存之自謂學楊誠齋而近乎輕俗者宜刪之可也君名玉天墉取元英先生詩語

以自號云

跋俞則大詩

故錢王鏐有陌上花之歌幕府有詩人羅昭諫其鄉之士至今多能詩俞演則大年二十二攜詩稿一卷清溪胡直內介之前吾宗伯蛟峯尚書為之序蓋已知詩之門戶蹊逕矣詩之門戶權之而銖兩差量之而分寸舛則輕重或偏而長短不偶一首中必當有一聯佳一聯中必當有一句勝一句中必當有一字為眼大篇貴爽逸小篇貴古淡鍛煉磨礪不穩不已則夫壯而老日進月進歲進當不止于今所作也無

一書不讀以養其力無一息不存以堅其志則進矣
謂吾言不然君其問諸天目山之隱者殘灯吟夜雨
破榻卧秋山予欲易吟如

跋仇仁近詩集

予謂錢塘山林仇君遠仁近詩集三卷南山逢顧君
際首云久欲脫塵網未有辟谷方釋然山中遊世慮
可暫忘末句云鷗鷺亦知幾深入菰蒲藏卧舟放中
流吾不如渙郎此詩不似韋應物亦似儲光羲也又
云高荷不受雨傾洗與低荷低荷強自持兩散靜中
多兩耳本自清奈此荷葉何此詩惟孟東野集中有

有之然則詩不可不自成一家亦不可不脩眾體老
杜詩有曹劉有陶謝有顏鮑于沈宋體中出而下之
晚唐詩其一端九僧以前四靈而後專尚晚唐五言
長句皆不能不彼此相效許渾水鄭谷僧林逋梅魏
野鶴雪月風花烟雲竹樹無此字不能成四十字四
十字之中前聯耳聞目見後聯或全是聞或全是見
如此則一詩而二三古詩者多矣周伯弼詩法分額
聯頸四寔四虛前後虛寔此不過情景之分如陳簡
齋官裡簿書何日了樓頭風雨見秋來是非來書
生老歲月匆々燕子回乃是一聯而一情一景伯弼

所不能道老杜云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
蘿山谷云霜髭雪髮共看鏡更糝菊英同進秋後山
云老形已具臂膝痛春事無多櫻筍來此一脉自老
杜以來知而能用者惟三數公豈掣鯨碧海與翡翠
蘭苕故不同耶仁近二古篇予所絕賞如螢火惟知
夜燈花不待春割蒲分坐具貯瀑入軍持風雨不出
戶兒孫共讀書荒城雨滑難騎馬小市天明已賣花
此律體亦非近世晚學所及也予非知詩者切謂嘉
端至今能詩與能評詩之人皆鮮故因跋是集發其
狂言

跋咸子雲詩

予三十年前獲納交于攜李咸君叔開嘗示予岳陽
樓長句鬼刻神鏤蛟翔龍拄辭意譎觝翰墨變幻予
驚嘆駭服以為異人其丰姿洒落電眸戟髯有古俠
士劍客之風予意其當太白布衣召見賦玉翁舍鷄
以響于百世今老壽年八十無恙猶為處士而其子
讀書于會稽之五雲山名曰明瑞字曰子雲復以詩
鳴于江湖予讀其吟卷古詩十六律詩十三絕句十
怪也極天下之怪麗也極天下之麗又善押險韻有
是父必有是子非歎世之王侯將相卿大夫不一傳

而覆其業者不可勝數。咸君父子皆無意仕宦，然獨有詩名驟華盛而倏磨滅，惡清苦而終久遠。豈天之所立數者，警世歟？或問：何謂怪鶴、鷓鴣、歡喜、舞南風、老槐陰、下吹、莖、篔、怪也？何謂麗、絳、聽、黃、鸝、便、斷、腸、望、帝、花、飛、春、尚、寒、麗也？蓋田戰、秦、將、子、嬰、監、噴、至、今、柏、樹、精、疑、是、卧、龍、魄、魄、此、險、韵、也。如舊夢不堪遊、墟國、生涯只合在漁舟、曠、達、飄、逸、言、近、指、遠、于、予、亦、足、以、發、雖、然、予、常、讀、易、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詩亦宜參此、磨之又磨、瑩、痕、迹、俱、滅、予、老、矣、不、能、進、于、是、子、雲、少、予、二、十、年、其、進、蓋、未、艾、云。

跋張仲實詩

昔尤楊范陸以詩鳴于乾淳，惟張南湖、姜梅山、頤頤其間各有集傳于世。而南湖預謀誅韓、抗志忤史、論沒衆臺、夫人、究之士大夫、聞約、存其號、功父其字、敬慕、嘆、仰、止、蓋、其、立、言、立、節、皆、足、以、不、朽、也。予丁未入杭，訪南湖之孫及其老賓客張居卿先生于梅橋居。卿先生教予作詩，相期甚遠。今三十八年前修零落，始識南湖從侄孫仲寔君。年甫二十五，示予採菊吟、卷凡三十首，如島僧多佛相、海獸或人形、蜃氣晴連霧、珠光夜雜星、懷友書投越、思鄉夢到秦、呼猿未古。

洞聽水向空亭北藥南州見春雷冬夜聞米藥逢秦
女耕山得漢錢乾坤猶戰鼓兄弟自儒衣前六聯置
之張文昌集中卒未易辨後一聯迫近老杜又鉄如
意云尋常多在手緩急可防身細潤清密淡而有味
予行天下多矣未見有少俊英妙如仲寔者一卷之
詩不為多而佳句已如此積之久擴之遠所至豈可
量哉然則寔立言已足以不朽矣若夫建功造事又
將有出于立言之上者則予何足以測之仲寔之名
曰橫其書室曰菊存家世喜與名人文士交而仲寔
詩友數十人皆湖海勝絕予老無成後生可畏書此

良自愧也

跋馮庸居居詩

普為郡賈浪仙之薄處故今人士多能詩予幸識三
馮君焉秀石詩如九轉神丹抱甕詩如五錢庸居詩
如千頃豐年穀粟然則肖浪仙者孟也近仙者仲也
不拘于浪仙者季也賦柴米油盐醬醋茶詩七小絕
于盞云處約與藿友此最佳句餘更鍛煉精熟自曰
用切近以進于不可知之神其變化不難矣又跋
詩有韻之文也而為六經之一孔子定書自堯始而
存明良之一歌剛詩至平王東遷而止而思無邪一

語門人以紀于魯論此古之所謂詩也漢有建安四子晉有陶淵明唐有李杜韋韓柳此後世之所謂詩也予獨悲夫近日之詩組麗浮華祖李玉溪偶比淺近尚許翫郢州詩果如是而已乎蜀普馮君與其二君伯田仲疇皆能詩過予紫陽山下出短編示教予讀書其微重初散溥落景屢占晴十字有謝康樂意他佳者不一悉為研朱加點而歸之如將步趨前哲以進于六經之詩則求諸方冊而返諸心豈止是哉

至元戊子方某敬書

節物忙中改流年暗裡加夜晴流聖火天近響仙

環猶有行春人盈々出華屋萬事一如行路客百
年三換主園人皆佳如次楊華父云園戶堅于戊
虎牢尤奇也方某再書

送俞唯道序

予作詩六十年弱冠在鄉里無碩師竹坡呂左史實
警發之俾讀張文潛詩有味欲學其體二十五歲走
浙右江左見鄭亦山會張筠憲武子々姪歸鄉極論
論詩法入天目謁洪後峴取半山集看讀凡佳句必
再三拈掇之金陵見馮深居二十六還家以詩投郡
守魏靜齋其兄已齋守宣城贈梅聖俞集又欲學梅

聖俞從靜齋永嘉因識詩人趙西里希邁大見賞歸
而友人羅裳相與抄誦少陵山谷後山律詩似未有
所得別看陳簡齋詩始有入門于是改調通老杜黃
陳簡齋玩索尋沂大江通洞庭遠長沙江陵在鄂漢
軍中與劉朔齋唱和多壬戌省第一殿試第趙文
三公擢置首選賈似道既而
抑之遠注隨州教授避禍以去其後三為朝荆湖幕
士一為別駕皆遭論罷賈似道之所為也
府時和勸農詩云忽思前夜一犁雨馬用平生百尺
樓陳本自堂宗豫章派一見稱嘆指授甚詳勉予專
意古文及詩四六長短句不必作也江東倉幕得三
衢張冥齋道洽其人律詩爛熟有阮梅峯者年八

十餘在蕪湖索予詩稿往觀批抹圈點有去有取飲
若山顏無舊侶坐如泥塑有新功梅峯所選予乃大
悟大進阮陳之力居多四十九守嚴陵又得一趙賓
賜詩淡而瘦予今年八十休官二十六年為郡破家
貧極不憂詩餘萬首頗以此事知名平生諸公全就
予者如此至于深造自得非他人所能予者大概
律詩當專師老杜黃陳簡齋稍寬則梅聖俞又寬則
張文潛此皆詩之正派也五言古陶淵明為根柢三
謝尚不滿人意韋柳善學陶者也七言古須學太白
退之東坡規模絕句唐人後惟一荆公寔不易之論

但不當學姚合許渾格卑語陋恢拓不前唐二孟近
世呂居仁尤蕭楊陸但可為助飽讀勤作善思屢改
則日異而月不全矣予常有言善詩者用字如柱之
立礎用事如射之中的布置如八陣之奇正對偶如
六子之偶奇至于剔竒抉怪如在大空中本無一物
雲霞雷電雨露霜雪屢變而不窮鍛一字者一句之
始字，穩則句成而無鍛迹鑄一句者一篇之始句
，圓則篇成而無鑄痕其初運思旋轉如游絲之漾
天其終成章妥貼如磐石之鎮地噫烏得斯人而與
之言詩哉婺源唯道師魯俞君從予游性質超邁學

力精到于書無不讀躬行粹然先世與文公同里閑
叙通家淵源有自來作詩格高律嚴見處與予昭合
十年前為賦律詩一首并序每一來見筆力益雄雅
與峻潔今茲之別嗟予老矣乃贈之舊稿而復前之
說所以付授期望蓋不淺矣佛氏正法眼藏舒光一
笑而得之唯道其最哉

周子無極辨翹世歎之極圖說無一務寔如何辨
無極而太極聖賢嘗有是言乎曰有之易繫曰形而
上者謂之道是也周子以無極而太極一句畫此一
句是也太極本無極聖賢嘗有是言乎曰有之上天

之載無殺無臭是也周子以太極本無極盡此二句是也無極而太極即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太極本無極即是上天之載無殺無臭且無形者也理而理必本于物之有與無相為用而無與有不相離此儒者之實學也謂之無形而有理故曰無極而太極謂之有理理而無形故曰太極本無極是萬物之根柢而所謂太極者不可以形求也道為太極道不可以形求心為太極心不可以形求即子周子之言一也周子之言渾全無罅明白無疵以私意偏見觀之者妄為詆訐也非也

老子無極辨

老子曰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道德經惟有此無極二字然是章三更端而一意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豁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此不過自下者人高之耳堯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舜謙受益禹不矜不伐天下莫與爭能莫與爭功苟有一毫加于人上之心此匹夫之所以不能為堯舜禹也然老子有意安排非堯舜禹自然之比也雄也白也榮也非不知之而不居雌也黑也辱也而居以守之人皆如丈夫而剛我獨如婦人而柔

人皆尚潔白則可污我獨尚暗黑則能晦人皆好尊
榮如王侯我獨喜卑辱如僕隸為天下谿為式為谷
言衆人皆屈而下于我也谿谷地之最下可容衆流
式非法也如式負版者引車必式之天下無不俯
而敬我也三言一意隨韻換字如詩麟趾一篇三章
而三致其意無輕重也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
嬰兒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為天下谷常
德乃足復歸于朴亦三言一意也嬰兒者人之初無
極者天之初朴者地之初皆返本還原復歸于初而
不累于末之意使智巧無所施其力于我以全其真

此老子之旨也周子之所謂無極不如此以為無此
形而有此理以為有此理而無此形耳蓋周子專言
理也老子以無極嬰兒朴並言則已涉于人物氣質
此所以不同也且老子嘗謂先道而後德今乃詫然
以常德自名何也意謂吾能守雌守黑守辱即吾之
躬修身踐無乖離無虧欠所謂恍々惚々其中有物
杳杳冥々其中有精者吾皆收視返聽而歸于此境
矣處衰亂之世以求全軀命之計無極二字周子偶
然與之同而其義不同柯山之人以此指周子為希
夷之人則非惟讀周子之言未徹其讀老子亦未徹

也

莊子無極辨

無極二字見于老子者一見于莊子者四莊子所謂天之蒼々其正色即其遠而無所至極耶此語此意迥與老子不同故其一曰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其二曰孰能登天游霧撓挑無極此皆太空之上無所終窮之義老子之所謂無極前曰嬰兒而後曰朴擧三者而普並言吾嘗析其說以為嬰兒者人之初雖生矣猶混沌也未智也無極者天之初雖形矣猶混沌也未散也朴者地之

初雖塊然矣猶混沌也未離也老子歛入謙冲退託以下人復返于未智未散未離之初三言一意莊子淺而老子深皆非吾周子之所謂無極也無極二字偶與之同而旨義不同大抵老氏之學貴無而賤有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徼其觀判有無而為二以無為始而有母以無為妙而有為徼二之也嘗其無有車之用當其無有器之用當其無有室之用謂車則轂中之竅虛器與室則容物容之所空而虛專貴乎所謂無者殊不知車轂之竅無堅韌之木以為之外器之大甕小缶

無郭郭以為之外室之上棟下宇無瓦木土石以為
之外則所謂無者又焉超于形而無所管束歟故賤
有而貴無而不知有與無不相離有與無相為用其
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成之物曰道由混成而生
曰天地不相離也生天以包乎地則混成之道在天
之氣之中生地以附乎天則混成之道在地之形之
中今其說混成之物與天地而二之有惡乎天地之
意謂天地既生而道始凝也人生于天地之間而有
不善之物則皆惡之而歆絕滅漸蓋之甚至謂有大
患者為吾有身生之為累不如死之為樂以制器為

不然故揔符破璽剖斗折衡而廢棄乎舟輿甲兵謂
堯舜治天下行仁義立法度為不然故歆返乎結繩
之俗而不知茹毛飲血之不可以久長至于莊子得
老子之意而肆為怪誕其論道曰神帝生天生地在
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
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將以廣乎老子有
物混成之言而迂濶支離如此則道也者自為一物
而天地又自為一物道也而不貫于天地之中耶天
地之為天地氣與形而已而氣與形之中無復此道
以為之根柢耶故釋氏傳燈之徒作一閃爍光明恍

惚之物有無判而為二為天下後世之禍久矣莊子者以道為一物以太極為一物以鬼神天地又為一物尤于老子而兩言無極謂太空之上無所終窮亦與老子意異吾周子所謂無極者乃無形而有理有理而無形與莊子老子之旨迥乎其不相侔而岷強虛憍之晚生誣吾周子為希夷氏之人故不得已而辨之而云

曾宏齋先生批云右方先生無極辨三乃因近年徐省元霖有梅岩講議闢周子無極之說而作徐講舊嘗有吝大移書闢之矣 莊子言無極者四方先生

遺其一想偶不記耳在宥篇有曰故予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是也此所謂無極不過只是無窮之義如所謂廣莫之野云耳與周子所云無極絕不相類

魏仲秉求道號

易乾元亨利貞文王言所占之易得此卦者大亨而利于貞文言分為四德而于貞象曰貞者事之幹又曰貞固足以幹事文王二之孔子四之貞之象則一也愚謂占而得乾動而貞不占而體乾靜而貞已占之後于一事而貞未占之前以一心應萬事而貞

可忍乎哉魏仲乘齋未有扁予敢銘曰貞齋

僧一山魁松江詩集序

唐僧詩韓吏部門無本第一如怪禽啼曠野極其味
之若宋僧詩蘇玉局門^參第一如髣髴聞機杼極其
味之淡若也竭力而追之者也其淵之鑽欵淡也適
意而迎之者也其點之撰欵吳僧魁公詩合島若叅
淡而一之若如定淡如慧定非勞慧非逸至其得也
無不天圓魁集姑評其五言律偶聯皆極其味之若
結句皆極其味之淡矩斯規斯精搜髓索然行年甫
三十一 打包裝天台廬阜之舊北走吞魯燕趙南

瑜襄漢廣閩西涉巴蜀秦隴眼界廓而足迹濶豈無
今代韓蘇為今日僧詩第一與之為不朽哉

鮑子壽詩集序 壽孫雲松

吾鄉大儒先生近世天下第一品人紹瀟纂洛傳孔
孟之不傳其大者未易跋及其餘事平生為文及四
書釋用不緊要字處乃是十分至緊要字胡邦衡早
以詩荐于孝廟似舍大而言細然其為詩委的高妙
用陳無已之律而與所友趙昌甫之作相肖所謂善
用寔字為虛字者如趙茂實所序者似也鮑君壽孫
子壽與予同生朱文公之鄉予二十三歲己亥年五

十其冬以類稿詩五種雜文數十篇走武林見過既書其顛以謝明年春吾友曾君汪清父謂名數頗差今考許嗟夫詩非工之為難而莫難于不工又非不以痛快為貴而貴于婉曲藏之君詩如掃松懷橘躬耕童釣鞭尸抉眼塵尾臯比赤烏丹鳳將雛舐犢淺斟高卧我無孤雁句君有倚樓詩一樽淳太白千里策飛黃千篇異代垂金薤一曲當年忤玉環皆料而工矣如但喜親庭健何愁客路長上四字不工之工也如少日從遊今老矣殘冬話別各凄然下六字乃不工之工也此先儒所謂虛字也如送郴州教云重

生子厚為師範更與宣尼續廟碑亦是上四字有力所謂不緊要處乃十分緊要也文亦然疾呼猛喝非不痛決然未若閑慢悠遠以婉曲為痛快也君之此帙之文皆甲午乙未丙申分教鄉校應酬之文君年十八丁卯領江東漕舉文毅久矣既進而為金石之文與場屋異大抵君舉學有淵源知夫用虛字與不緊要字之微機幹旋變化五七百千固亦枯且淡而勁以瘦矣由是以學子朱子之大者而至之豈特詩與文哉鄉先達丞相陳公元鳳奏補君門客登仕郎前浙東提刑汪公應元丞相弟君祖母汪氏夫人乃

其婦教君業童子科君某吳夫人乃將齋鄉先生吳
公之女孫早誨以外家之傳其文獻所自如此而
加以世德積善賢父子丙子遇鄉寇垂危而免自當
家傳別書

大德庚子二月廿二日戊辰同里方某序

志德堂詩序

大江之東有黃山之峯三十六其最高曰天都峯天
都之下黟縣黟今日黟世號為小桃源謂其可以避
世而長往也有志于隱乎是者嘆曰吾昔也仕乎為
貧而令也仕乎愈貧蓋仕之時少而不仕之時多有

力而仕者競如拾芥易無貨而求者更如登天難吾
一日暴而十日寒心桑梓而迹萍蓬二十餘年于茲
矣絳帳乎侯泮奚暇識楊雄之字銅章乎勇邦豈常
讀子路之書吾粗勝乎彼而青綸黃紙不吾畀也几
案分曹簿書列椽辨評得其志嘯喏遜其權左右其
望上下其手虹霓其鼻息雷電其毫端使吾處其地
無是也而不吾與也而况澄清一道按臨一州稍伸
繡斧之威徐播袴襦之咏幸而得之未必輸暴讓庶
特吾計考功之歲月將白首不至此耳而况堯之四
岳舜之九官周之三公六卿秦漢之左右丞相太尉

大將軍御史大夫唐以來之辨章恭預所謂一品二
品云者補山龍調鼎爲作霖雨任棟梁雖天假蟣虱
臣以彭聃之年曾不待一俯一俛亦決夢不至于斯
矣吾之所謂山樵渾者米精于吳茅大于蜀茯苓如
飴薯萍如玉煖筭冬生晚菘秋熟喬林東栗高原菽
粟家有劉安之雞犬戶無寇恂之牛犢野熊山麋鮮
而割之敵上林之臘獸石蛤田蛙枯而暗之勝東海
之鮑魚臘醃冽而無灰溪鱗小而不腥天都之頂太
華玉井菡萏之英出隨湍流一辨之大有如舟也桃
萬花樹黃鸝百千蕩槩深入不知其源桃寔如斗桃

核如升薜荔萬仞烟霞千蕩槩層時乎採藥之毛女
跨鶴之羽人飄乎其顛也芝朮杞菊延年衛生隨
斲隨有丹砂黃精叩參同于道士悟呵罵于禪師讓
路有禮負薪能詩吾其可迷而不知復乎上官之前
下首而高尻孰與夫芸子之側散髮而披襟塵埃之
內避日而畏影孰與夫寂寞之濱飲水而長吟與其
為幸遇赦之賊吏孰若為不犯法之平民與其脩嘗
木索筮箠而為要職貴官孰若善保身體髮膚而為
孝子慈孫嗚呼此吾所以自榜為志隱子也問其姓
名方回里中人程堯也乃為之歌曰彼黜之源兮孰

寡孰援具汝舟兮擷汝蘭盟汝鶴兮誓汝猿顧此刀
錐兮猿口孔繁彼黜之田兮有粒如玉揉為耒兮以
餐以粥可無飢兮何不足無網羅而逝兮始為鴻鵠
黜之酒莫識此味兮萬羊之口網以登兮有人與同
醉兮相與為壽我欲從子兮予無後時身將隱兮焉
用文之

大德改元丁酉七月七日戊辰雨過新涼書于武

林清湖之客樓萬里父年七十有一吾志隱子字

希古他日以志隱名堂尚能至黜賦之

送趙山長序

所不同者外也未嘗不同者內也何謂外所逢之時
所仕之位不同也何謂內所稟之性所存之心所為
之學未嘗不同也易一卦六爻一卦有一卦之時六
爻有六爻之位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
下有飢者猶已飢之禹稷則可他人則不可禹稷受
舜命職當拯溺拯飢不在其位而亦曰猶已溺之則
飢之則為出位之思而亦無益矣紫陽山長趙君之
先公與回同官胄學其先儀同摠蜀餉與張魏公同
事故訓詞有足國裕民之褒儀同之長子閬州初筮
賢父有廉潔勤謹之戒其鄉之先生君子書足裕廉

勤之裔六字遺之期山長光于前聞人然山長一矍
儒往領諸生于足國裕民時與位皆末也惟蘆若勤
則無所往而不可山長俸微而用寡職卑而務少非
若親民官門庭之樂熱無可取之物蘆則蘆矣而亦
無難辦之事勤則莫若勤于學乎不以氣性汨理性
不以人心泯道心千萬世學之同然者也士患無一
燈之地可以伊吾勤于學則木鑽石槃自有透時不
勤則千里之駿不如駕之十駕山長年甫三十有六
乙丑而回年長以倍又過必二故敢借言及之
大德庚子三月十七日方某序

題周君日起詩冊

新詩八十七首筆力愈進第前輩不甚為著題詩又
五七言律詩不若為五七言古騷則李杜之古樂府
陶謝韓柳之工而淡可到也陳無已盡棄少作在何
年不可不考又詩格已高猶未免俗

送汪師魯序

汪直學淮師魯婺源州回嶺人同宗監察御史良臣
居相隣咸淳乙丑生今年四十歲近以初學吟稿十
九首見示自謂生十二歲丙子而當三翮之遷今日
山中避地明日山中避地逃生之不暇而奚暇于學

近所為詩豈敢望諸公大老之藩城姑以此是證
而求訓誨耳噫師魯之行合于易卦者三艮下坤上
之卦有而不居其名曰謙師魯不自褒其所作謙也
艮下巽上之卦進不遽進其名曰漸師魯學問不務
欲速而循其序漸也能謙能漸則必將為坤下離上
之卦其名曰晉異曰為安國之候錫馬晝接明出地
上晉矣師魯或未然吾言其以問諸鄉先達朱文公
之本義啟蒙

跋鄭子封詩

睦為郡據吳會上游其東偏有介山之邑之水左

入太湖右入浙江是名分水予作郡七年去官又三
年名人勝士無不識獨未識鄭君子封一旦相遇武
林以其詩若文見示夫詩與文之分猶分水也雖分
為左湖右江之異其有不終會于海者乎君之詩如
懸崖怒瀑君之文如峻峰急灘將深而澄之至于無
散之地則湖也江也而海矣斯天下士也非分水一
邑之謂士也知陶諸篇極有奇思佳語可謂今人
而古學凡筆墨所點皆是但時用白樂天體則不若
專做韓柳以逼之而後無不近乎陶也主聖如堯舜
臣忠似伊周非陶體乃白體也所謂止酒謂所樂止

于酒而已故曰重味止園葵大惟止稚子今和乃謂
止而不飲得無反騷否 登山採蕨薇亦足充三食
入水刈芟荷亦足禦一寒此亦非陶體 我無一斗
酒何以博涼州看來少不得蒲萄二字當云我無蒲
萄酒何以薄涼州自恨無歌姬娥眉橫春山恨字或
可改

王堯臣君謹詩跋

王君謹古樂府見數十篇有張籍王建之風迫近李
賀予謂李太白三四五六卷自遠別離至長相思有
古題有自為題杜子美兵車行天育驃騎歌諸作皆

自為題雖命題猶不蹈襲而况于命詞乎君謹名堯
臣所作無一語蹈襲前人家真定問其年甫二十三
奇才也下筆如有神勉之哉乃尊君寔先生與某至
交善論文宜歸而求之

楊逢原詩跋

楊君逢原以書生襲父職任從軍于杭從軍非其所
好予謂從軍之詩杖藜携酒看芝山何不可者比惠
示古樂府四首薄雲漏日花溪雨杖策香風散平楚
妾薄命云穿妾嫁時衣照妾嫁時鏡妾貌蒲柳衰妾
心松柏勁蒼鷹謠云惜哉英物姿飢亦附人飛覓鏡

面云空照妾貌魂不照妾心清唐人始有此作年二
十五可畏也哉

送佛陀恩歸雲門寺詩序

詩始于喜起明良之歌書曰作歌乃歌賡歌又歌孔
子之序也三百五篇大序小序孔子之序文也小序
不過詩題之下一句而已如后妃之本也后妃之志
也後之說詩者又從而附益之多有差悞東廣微補
正六詩自作詩自作序與孔子小序已自不同漢書
韋孟詩文選取之其前有諷諫之說乃史官之序文
厥後曾子建上責躬詩表文甚富即所謂自序也至

唐老杜自序八哀詩自序覽元道州賦退示官吏詩
元道州自序尤詳于是自作詩而作序莫盛于韓柳
韓送孟東野序不見詩送李應愿歸盤谷序與詩遠
柳送韓存義序無詩送文暢至濬上人八首詩僧序
詩皆他見宋歐蘇黃陳諸公今未暇悉數嗚呼非有
曾子建杜子美元次山韓退之柳子厚歐蘇黃陳之
才而作序自作詩以送人不已惜乎越佛陀恩上人
歸老雲門寺以詩餞行又求予序予准之上人出示
前浙東憲使公獻之詩與序併又以其詩一卷見
教朗毅自誦左右駭愕老杜火雲寺贊公房有云道

林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予敢借是以為贈癸卯歲
序

題佛陀恩遊洞山序

予年二十五歲辛亥過吳江長橋有詩今年七十七
歲癸卯每歌橘里漁歌半煙草之句不知平生幾度
扁舟過太湖然未嘗一遊洞庭山四明佛陀恩上人
近遊詩三十四首開卷有云一百五日花欲飛七十
二峯先莫釐問莫釐謂何乃七二峯第一峯名也不
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未可觀杜詩此之謂矣其詩
清峭刻厲如惠泉長老語舊心如壯婦休夢已安淡

而有味下句尤佳噫嘻詩言志自唐虞始佛法入中
國有僧自東漢始後世儒逃于僧多執詩人之柄然
亦千萬僧中有一詩僧也

題俞好問丙子丁酉詩藁

作詩當有自得意處亦當自知之不待決于他人之
目好問詩不雕刻可嘉然多信筆不必皆工而近乎
率一句好或一句偏一聯妙或全篇苟且而用字俗
或以為不好則無病以為好則無可取蓋年方四十
精鍛細馱未見其止也不知何人欲為板行流傳毋
乃太急乎予勉為批點去取恐不能得君自得之意

尋常泛然稱賞則從恕將欲刊板則選擇豈可不嚴
且望雍容于仕而沉潛于學今之後生吟三五十詩
刊置書房無人肯買而平生聚斝止于此矣故有能
為五七言詩可觀而問之以九經十七史近世大儒
性理俱漠然無所知可不戒也然則粲梓之工五十
而後未為晚也

贈齊君龍吉詩序

青之參生于陵波生不布施死何以含珠為此儒
而塚者所歌之詩也接鬢壓顛金椎控頤而曰徐別
其類無傷口中珠其雍容和緩又似有礼也以詩礼

之身而為盜賊之事近世士大夫口先生行市人是
矣是矣惟偃草有是風也故率兵草以來死而葬者
皆不得其安余由睦婦歛聞六歲兒塚一夕為鼠子
所發同被患者凡三四家其所由未豈一朝一夕之
故懼事之未艾也而德興齊君方挾青囊書遊諸公
間予又惟懼其書之無所用也得以箴
至元癸未四月書于虛谷書院

節婦邱母周氏詩序

濮州鄆城縣邱君某仕其州婿于州之周氏周氏無
男兄弟倚塔養二親生二子邱嶽八歲岩三歲而邱

君天周氏年二十五誓不再適大德庚子年登古稀
嶽以湖州錄事屢遷致用院都事岩為湖州曾掾周
氏板輿自湖來杭就祿養前濮州尹徐學復侯其家而東
南士大夫歌詠之愚嘗讀易有感一歲有十二月故
人壽有百二十歲一歲有復臨泰壯夫乾六陽卦始
遯否觀剝坤六陰卦人每十年大氣數一變婦人及
時而嫁、而生男非天地交之泰卦乎其或不幸盛
年而喪所天則豈非一變而為剝乎或謂泰八卦而
為剝天行也豈能一變而為剝哉曰不然人事參差
不齊有道德以御氣數則泰為泰否亦為泰何者否

有伏泰而所為善有以反其否也無道德以御氣數
則否為否泰亦為否何者泰有伏否而所為不善有
以反其泰也故氣數視理之益損為進退入五陰定
勝天剝乾而為剝僅存上九之陽非婦人寡而有子
之象乎故其爻辭曰碩果不食歲當九月百草百木
無不凋零凡果之有核、之有仁者雖嚴霜大雪枝
枯葉飄人有隨指裂膚之慘而果之核、之仁終不
不朽腐皴屨瓜瓢亦然此萬物有生、不窮之母也
苟此果之核之仁為人所食則已其不為人所採掇
而食之則歷亥子丑寅卯不閱五月而甲坼矣天地

之心殫不絕矣寡婦有子而不持栢舟之節弃而去
之則其子如有核有仁之果不為人所食者幾希惟
邱母周氏不改其節一堅此心道維德持氣數爻而
扶之守十年歷坤卦又守十年歷復卦則漸亨矣又
守十年歷臨卦又守十年至泰卦則大亨矣碩果之
中潛者人不得而食之至二月大壯而雷雨發生甚
盛矣猶守義而見其子之成家之易矣嗚呼人惟一
心而多奪于欲况婦人乎以理勝欲自剝至泰忍數
十年之苦而至于甘他人之所難是節婦之心有
理勝欲也雖然以氣數論易卦則八泰爻而為泰以

人心道德論易卦其不善也泰爻為剝何必八其善
也剝爻為泰何必四二氣一陰一陽世無君子則已
六十四卦大象君子不以困屯蹇蠱而無所為處剝
觀象之時以順而止順而止久則爻之小往大來謹
是題邱母周氏節婦之婦篇端
是年正月二十三日庚子序

楊商英善惡勸懲錄序

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之所謂降誰
寔司其降之權易之所謂必誰寔其必之數再攷

諸書有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于克誠再攷諸易有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然後知天地人皆好善惡不善而鬼神密運于其間陰視其不善者而殃及之謹擇其善者而祥加之慶施之以為無迹而有迹以為無情而有情雷霆霹靂未嘗擊為善之人魍魎未有善人而罹其惑者嗚呼堯舜在位都兪吁咈鬼神之柄在朝廷以至三代聖君皆乾之九五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後世賞罰不公則山巔水涯有一二形班氣似者出而顯其彰瘴之靈此太上感應篇之類所由作也建之蒲城

楊文莊公徽之仲由無子業傳外宗宣獻公綬及傳姪孫楊文公億大年某嘗以宗之三朝國史第四十四卷讀文莊公傳第五十卷讀楊文公傳其詩人真文人節在昭陵諸老之先文公八世孫起莘著善惡勸懲錄末某序言某謂季路先進之問賈誼半夜之對不遇學者之一端與其談神物評鬼物豈若論人物文公兄弟六七人皆有教子絃奉禮四世而有中書舍人邦弼紹興壬戌進士第三人遷居吾之震澤六世而有淮西制置使定軒紹雲又有朝議大夫圭號能知人得西山真文忠公德秀為壻為八世而有

督朝起宗似之起莘商英似之編次家集方岫泉洪
楊艮背干二序甚佳今所著錄如范丞相質扁書大
暑去酷吏之事有感于鬼神而輕減刑統乃活人之
心也雖引鬼神然仙家洞天釋氏地獄並不及之自
號古愚居士斯人也某奔走江湖蒙乎未之識也

大德癸卯五月日通議大夫紫陽山人方回謹序

曉窓吟卷序

漢淮南子評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謝誹
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予謂斯言也未瑩也至
于好怨至于誹淫與亂不難也今變風變雅可考也

予曰閔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淮南蓋集用其語而
意不醇者然世之處人倫事會之際鮮舒多慘樂而
淫不無之哀而傷比、然皆是也易一泰卦耳而曰
屯曰訟曰剝曰否其卦不一制禮樂文太平周公盛
矣猶不免賦予羽予室之詩則夫枯謠悴詠上不見
谷豈止一屈原而已哉原之著離騷也深契乎三百
篇之六義而淮南淺之其于鬼神變化草木芳穢男
女乘合家成敗言抑意揚開闔惟澹菴胡公句、而
析之十有九蘊焉其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
成此托詞也于邑也豈有所謂好其曰已矣哉國無

人莫我知兮此真直辭也予怨也豈有所謂誹由原
之作推原之心雖進之正風正雅及頌皆可也同里
劉君示予曉寤吟稿讀無慮數十過和平則不流優
游則不怒探孔聖所謂閑睢之旨而懲艾乎淮南雜
騷之評非吾儕所當勉乎君之近體有曰滿地殘紅
驚不見曉風吹上石榴枝得生息意仙館無人春寂
一林紅日煉櫻丹得成實意曉來多謝梁間燕盡
把春愁舉似人得涵蓄意山翁何事衝寒往知有梅
花在隔溪得洒落意庶乎性情之正者如歸路夕陽
收山翠染襟袖又豈不自得于事物之外者乎君舊

名寅字子敬今改名光予早相稔年少長而君忍貧
不仕于易之泰無有也適而樂者養也屯訟剝否則
屢嘗之矣感而哀者激也予懼其激之不已也乃書
以歸之

至元癸未三月序

劉光詩跋

其最愛麗澤詩選或云東萊呂成公所選也三百五
篇經聖人選矣成公所選第一卷郭茂倩古樂府選
烏第三卷陶淵明詩專選烏徐庾諸人詩不選第四
卷至十四卷唐人王無功至許用晦四十二家選烏

杜子美詩最多李太白元次山韋應物亞之韓柳元
白又西之第十五卷王勣荆公唐百家詩選再選焉
凡二十八家第十六卷至三十五卷始選宋人詩分
為九體某謂後人學為詩者讀此足矣以毛詩屈騷
為祖以麗澤選為宗始不拘一家終日成一家真詩
人也某與同里劉君光元輝幼皆好為詩某七十三
元輝七十二某偶窈一第行路數萬里改其詩放浪
多江湖之思元輝早棄場屋老于鄉里故其詩枯槁
多山林之意某近待甫削豪趨儒而元輝寄辛郊至
丁酉自選七年詩選之又選計六百四十首令評之

大抵書無所不讀而不以用之于詩天真自然薄世
故遺物外葉落水涸玉韞珠藏于麗澤中選求之高
陶慕杜近韋逮梅非專精此事四五十年筆力未易
至此也然東萊此選之後吾鄉朱文公老師學洙
泗其詩法有陳后山之瘦勁有劉平山之溫雅後子
文公又有如趙章泉之善用虛字元輝蓋亦得此傳
云

大德己亥二月一日癸丑契生方回序

劉元輝詩摘評

劉元輝光號曉窓少回一歲序其詩屢矣近錄辛郊

至丁酉七年所選詩六百四十首寄來近半年讀之
方竟摘句佳者書之此其未契予心者亦註其下寓
規非敢立異文章天下公器亦槩與諸公論云耳

大德己亥三月初四日同里生方回書

觀淵明工部詩因嘆諸家之詩有可感二首
三百五篇既刪後寥々正派有傳否如何更厯晉唐
世惟見推尊陶杜流應是二家詩尚古故能千載世
無傳未知相襲迄今日倒指伊誰號獨優

大雅寥々迹已陳觀詩徒重兩眉顰蛙鳴蟬噪祇喧
耳鼉撲喙尚駭人豈但出言無補世或猶挑禍自戕

身惟餘陶杜知其道便只蘇黃馭未純

評曰前詩四句鋪叙謂三百五篇之後如何只有陶

杜未立議論第六句斷之曰應是二家詩尚古故能千
載世無傳然不曾說破陶杜所以妙處但謂尚古而
已不知尚古作如何古末句未知相襲迄今日倒指
伊誰號獨優恐是元禪可直下承當耳假如高論君
子挾堯舜以議湯武桓文已有性之身之反之假之
安仁利仁假仁之說不待多贅如學問挾孔孟以議
後世周程張朱子一掃不足數字論詩只論詩若兼
論躬行節之士與知道之士有不在陶杜下者唐

詩固是杜陵詩第一然陳子昂宋之問初為律詩杜之所宗李太白元次山杜之所畏韓柳又豈全不足數字後詩挑禍自成之說恐皆不然便以蘓黃馭未純未可如此輕易立論東坡下獄謫黃州之前詩誠好罵黃州七年之後以至入朝宅牧過嶺過海亦漸深詣但格律寬耳如和陶豈不佳今人若不宗之自是一說未可輕詆之也山谷詩宗三百年第一人本出于杜以元祐史官謫蜀道以承天寺記謫宣州非詩之罪黃陳二老詩各成一家未有能及之者然論老筆名手黃陳之外江西派派中多有作者呂居

仁陳簡齋其尤也

簡齋不在派中虛翁豈非亦以其詩骨格風味可入此派耶

南渡初有列劉屏山

後有范楊尤陸蕭東夫至于

朱文公選辭卓絕近世又有趙昌甫善用虛字不可謂世無人詩本一小藝而人品不同亦或與世俗相高下六朝衰弱而独有東晉之陶唐太宗身致太平而尚有徐庾未幾即有陳宋至開元而有李杜然杜陵不敢忽王楊盧駱李邕蘓源明孟浩然王維岑參高適或敬畏之或友愛之未始自高蓋學問必取諸人為以善杜陵集眾美而大成謂有一杜陵而天下皆無人可乎只如韓柳以後元白而下晚唐漸凋

零歷五代至于歐陽公文風始大矣草蘓梅詩一掃
九僧辭豈可不攷曾南豐謂不能詩寔大有幽深平
淡古詩前慶歷後元祐宗文極盛之世最下者亦非
杭後人所及其弊乃一時許與四靈爭學許渾者
有以誤晚生小子也元輝欲矯時弊則可歸罪元祐
二公則不可陳后山詩學老杜不尚老杜元輝固未
嘗熟之不尚蘓可也併掃黃則恐不可也其他日當
面見請教焉

歐九文稱最陳三語獨高

回曰元輝亦服歐陽文忠公陳后山即豈偶得歐九

陳三之對即清鑑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舊
有此體刘後村以柳七對陳三見即後村不材柳耆
卿豈可與后山作對

讀東坡詩

詩不宗夙雅其詩未足多氣如存薦厚辭豈涉
訛訶饒舌空吾悔吹毛奈汝何為言同道者未
許學東坡

回曰東坡以詩為舒曹李定所劾下獄當畧欲殺之
神廟察檜詩螿龍非有他志乃舍而謫焉黃州七年
後詩未嘗再為訛訶但詩律寬而用事博學者自不

可學元祐臣僚被謫乃庶豐小人用事報復宗之存
止攸閔坡過嶺過海不為詩也名高衆忌視死如歸
故曰詩九死南荒吾不悔茲遊奇絕冠平生元輝責
之太甚千萬世東坡自不朽也

讀後山詩感其獲遇山谷

開戶覓佳句平生苦用工然非豫章史誰識後
山翁無復才相忌由來道本同嗟予生較晚不

遇品題中

回曰有一朋友過回見此詩亦曰不然回問何以不
然曰後山縱不值山谷亦必不無聞于世回退思之

後山以為文早師南豐不知何年以詩見山谷聽山
谷說詩讀山谷所為詩焚棄舊作一爰而學豫章然
未嘗學山谷詩字二句二同調也意有所悟落花就
寔而已然後山平生詩初不同山谷品題而後增
價也

問田夫

清晨出柴扉偶逢耕田夫為問爾田間近曾得
雨無田夫忻言早勢漸竟蘇昨午雲四合一
雨半日餘高下粗沾漑茫然藹藹畬老夫聞此
言欣懌當何如

回曰此詩絕好元輝學陶故于此體短篇尤佳然嘗
論之學前人文章而效其體形似之而精神胸腑不
相似未可也江淹雜擬于淵明云開運望三益此語
全不似非惟語不似江淹為人又豈可望陶之萬一
哉柳子厚學陶其詩刻峭束縛羈繫無聊之意殊可
憐形似之而精神非也韋應物學陶其詩登山臨水
僧交道侶語意瀟淡然本富貴宦達之人燕寢兵衛
豈真陶乎兼少年本豪俠形似之而胸腑非也回嘗
謂老杜初學選體有幾詩步之曾劉後來縱橫變化
自為一體為拾遺棄官而後不用古樂府題篇之自

撰新名北征而下秦川蜀道歷之如畫夔峽湘湖筆
尤老健瘦鉄屈盤而哀怨痛快太白初學選體第一
卷古風是也第二卷古樂府以後及諸五言有建安
有稽阮有陶謝神出鬼沒不可捕捉黃陳皆宗老杜
然未嘗依本画葫蘆依老杜詩黃專用經史雅言晉
宋清談世說中不概要字融液為詩而格極天下之
高陳又余與黃不同許渾詩到後山而前一句說不
行故曰後世高學俗愛許渾詩到後山而輩委靡衰陋
可謂直矣 曾南豐別三子詩可見無一字俗無一
語長年四十九而死除正字詩中四句下端能敢恨

肯著寧辭八虛字近時詩人惟趙章泉頗得此法詩律精深黃陳名同而法異回嘗言作詩先要格律高學前賢詩不可但模形狀意會神合可也元輝六暗宗後山故回及之

我愛陶元亮忠肝義胆存不忘一飯報况受累朝恩解印彭澤縣歸田粟里村貧非無粟在粟不堪食

回曰此等詩當格忘言且陶元亮年六十三以死刺史王宏之酒亦不拒也劉裕後何曾不吃飯來周夷齊事恐徒多紛紜陶淵明晉穆帝永和八年壬子生宋文帝元嘉八年丁卯卒宣

年七十三以死以其詩攷之班可見今虛谷謂陶年

飢民忍觀瘦如鬼

回曰可畏

元日親朋半古人

回曰一句佳

過門皆紫服傳刺各紅腰

回曰此謂舊時賀正人著紫衫名刺以紅束然太俗一聯思入律半夜起挑灯

回曰太苦

梅雨數日市中幾鬼出今朝門外始人行

回曰六過

幾本敗蓮村老媪千林木落野頭陀

回曰此戲筆未興可去之

早春郊行 渴覓村庄一甌水

回曰暗用崔護事

園花看刺蝶山果拾遺禽

回曰好是好太窮相

充國戊申奏許渾丁卯詩

回曰當改

等閑寫出何其易着意吟來恐不然

回曰此非可以誨後進信乎方圓規矩一之中非老
手筆不可

山村 久無客過犬驚馬俄有人傳虎食牛

回曰下句新

居家如在旅開鏡似逢僧

回曰居家如在旅元輝與人素寡合開鏡似逢僧髮
果盡禿否耶

自題曉窓晚稿 從教嫌我 未肯癖于奇但覺

前修遠祿更有誰

回曰元輝不當有此言前修猶誰所取者陶杜詩之

外無其人則近世誰可為稱提之人而何必要人稱
提

松緣孤苦能多壽柳為風流易得秋
曰曰有味但松孤苦無出處

無名于世免招忌不飲與人殊寡歡

曰曰元輝為人真如此

出常嗟寡友居更病無隣豈是不諳俗政

緣誰可人

曰曰太絕物元輝左右寔無鄰元輝獨一家其餘皆
山林

簡出 遍歷山川成史記曰思此老頗堪嗤

曰曰此却不然男子生而垂弧矢志四方司馬遷不
可忽元輝無以已廢人

誰復心知我慵將面看人

曰曰元輝真如此

答曹宣慰書

某嘗讀三百五篇至魯僖公有季孫行父請于周而
史克作頌閟宮之詩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曰
俾而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曰俾爾昌而大俾爾耆
而艾曰錫公純嘏眉壽保魯曰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以壽為頌凡有十句何其多也壽也者天未嘗輕以
與夫人也未嘗易以得諸天文章有以多為貴者其
積德多則其享多亦多祝壽之詞亦不嫌乎多而又
多也宣慰大叅相公登太公之八十駸乎衛武公
之入相而猶作抑詩以自儆者某趨賦長句寓燕雀

之賀二月初一日鈞翰謙于抑詩而有酒資之餽緘
至五定登拜愧慙久旅之無一芥可以為報也諸
令嗣東閣相公附此占謝不敢一一作緘茲乞台照

李藝圃小集序

詩以格高為第一三百五篇聖人所定不敢以格目
之然風雅頌體三比興賦體三一體自是一格觀古
自當得之于此心自騷人以來漢蘇李魏曹劉亦無
格卑者而予乃創為格卑高格之論何也曰此為近世之
詩人言之也予于晉陶彭澤一人格高足可方稽阮
唐推陳子昂杜子美柳子厚劉禹錫韋應物宋推歐

梅黃陳蘇長公張文潛而于其中以四人為格之尤
高魯直無已足配淵明子美為四也吾州在萬山間
詩人不少朱文公早為胡邦衡以詩人荐公配享

孔庭人品近孟子于詩唐長孺元子自里中來訪
出詩五十四篇三十六歲其所以可人意者格高也
何以謂之格高近人之學許渾姚合者長孺掃之如
糝糠而以陶杜黃陳為詩也藝圃有作所謂小園僅
百百步者凡十六句似擬陶後二首亦然予為題曰
藝圃小集而序以婦之博之讀精思而若于吟進可
量哉

大德八年甲辰八月廿八日方回萬里序

送胡植芸北行序

予做守桐江七年又寓居五年然後去焉學文士大夫多矣于詩人則不過得二人焉曰前上舍蘭溪知縣趙與東序字賓賜居德縣城今年七十八歲沒曰包山書院胡方字直內居淳安縣城今年五十七始入都問選他非魁首狀監侍從風憲監牧之官而于仕宦不達之二人獨拳焉何也之二人者詩人也予癖于詩年踰從心又三而四嘗病夫真詩人之難得宋人高年仕宦不達之人而以詩名世予取三人

焉曰梅聖俞曰陳無已曰趙昌甫世謂宋之詩不及唐予謂此三人唐詩似反出其下賓賜直內詩亦然且真詩人所以難得何也近世詩學許渾姚合雖不讀書之人皆能為五七言無風雲月露冰雪烟霞花柳松竹鶯燕鷗鷺琴棋書画鼓笛舟車酒徒劍客漁翁樵叟僧寺道觀歌樓舞榭則不能成詩而務諛大官互稱道號以詩為干謁乞覓之資敗軍之將亡國之相尊美之如太公望郭汾陽刊梓流行魄狀莫掩嗚呼江湖之嘆一至于此或問予宋真詩人獨取此三人何也以其不達也官不達名未嘗不達與達者

等也梅聖俞陶粹治和春融天靚歐永叔敬之畏之
陳無已鏃劓鍊瘦岳握厓聳黃魯直敬之畏之趙昌
甫閎芳銷華霜枯冰涸趙蹈中敬之畏之有一幹萬
鈞之勢而不見其為用力有一貫萬古之胸而不覺
其為用事此予所以深許之也賓賜之淡而峭直內
之槁而幽予所以深敬之畏之直內七世纓誓今北
上求仕諸公貴人無以貌寢而吝于一援手哉

大德三年己亥十二月二十六日紫陽方回序

出征海外青詞

中華偃武推上帝之好生蠻島用兵匪朝廷之得已

具陳事始仰告皇慈蕞爾瓜哇之小邦介乎尾閭之
大壑陳事越在前代屢嘗入朝既文軌之攸同獨梯
航之敢後王人在諸侯之上輒加英布之黥天子復
匹夫之仇可緩呂嘉之獲豈有貨財之足取亦無土
壤之可貪爰興師于寶顧國幣伏念臣弼從軍鬚白
報主心丹優拜辨章俾為總帥密膺臨遣不許殺人
蓋渠魁有罪以當誅在部曲無辜而宜宥使其降伏
亦與招安往以北風而還以南風借穡烏之順利始
于冬日而至于夏日驅厲鬼以遁藏萬壑壁完百神
機蔭是用式資淨侶虔演直言伏願絳節俯臨玉宸

照鑒察老臣之懇請奉主上之明謨率土之濱莫非
臣敢憚採薇之遺戍先天之下至于海聞杖以杜以
勤歸

平瓜哇露布

臣等言虞格三苗終致三危之竄周重九譯猶嚴九
伐之誅蓋帝王文柔而武剛如天地而秋殺春生鳥夷卉
服蠢尔何辜狼子野心刑茲無赦克靖小醜南奏膚
功恭惟

轉旋乾坤混合南北極天所聚來

享來王率土之濱悉臣悉主自四海一家之後皆五
風十雨之時車書同而文物興鋒鏑銷而生齒富誓

將偃武豈忍用兵彼魑魅處于幽陰謂神明之罔覺
或雷霆從而震擊于造化以何心繫古之闌婆即今
之瓜哇今之占城即古之林邑恃其險遠肆厥誦張
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近尾閭之所泄日月所照霜露
所墜在職方而有圖昔入貢于汴京嘗見書于宋史
大元出庶物因度索之不來中國有聖人豈粟益而
莫覩越犬吠雪井蛙小天劫掠番商曾從隣壤云々
輕儇何異于猴王其國多稱猴大者稱猴王
么麼僅同

于鼠子敢以文身之技溷我行人寧無赤族之殃梟
此雜種乃叅衆議爰起偏師若舟楫若烝徒用九有

之全力無城廓無守禦殲一隅之小夷往即平之勢
無難者葛伯仇童子之餉湯湯以是征防夙後會稽
之期禹能無戮神聖共貫古今一途臣等忝予戎行
奉揚廟算養威浙右博詢水道之詳誓衆泉南小侯
夙師之便百賈舞而郊迎三軍喜而棹歌忠肝義胆
敢視鯨波虬領妖腰迄移蛇穴由檄攬嶼而過斗螟
嶼自崑崙洋而放沙磨洋既逾吉利之門遂抵熙陵
之步呂嘉弗靖漢皇興下瀨之師孟獲未擒諸葛有
渡沪之役自貽伊憾彼烏敢當據杜班一方之要衝
絕麻喏九處之援路蘇吉丹交國既剪保危峻山

可移傑官結連之官僚束手罔指白奴武羅之黨與
遊魂曷歸欽惟臨遣之時密丁寧之旨渠魁有罪節
落何辜誅君而弔其民兼用招降之策見義不謀其
利聿嚴鹵掠之科倘順化以服從即包荒而容忍執
訊獲醜豈止載鬼一車哀亮耆頑姑與開網三面今
則偽瓜哇國王其者莫由因關迄用生擒蕞尔腥臊
何足獻于廟社延其喘息謹用歸于京師已懲艾于
独夫徐撫存其餘衆皇威遠揚僻壤丕平以難為易
克成厥勳自古及今未聞此事稻梁粟米僅有糧之
可目犀角珠玕曾何貨之足取俾懷德而畏力亦取

亂以悔亡瘴霧醒甦颶風揚息天吳九首率族類以
直藏南極一星洗氛埃而光潤蜃樓之氣頓鍊蛟室
之淵可枯天柱泰階曰三白居然臨照毛人琉球以
萬教莫不震驚垂白咸云汗青未有此蓋

自我作古與神為謀懲一蚤以戒百蠻若泰山之壓
卵由北海而至南海如鴻毛之遇風底定矣取悉由
宸斷臣等濫膺推轂共董乘桴陸極九重每虔誠而
望闕舳舻千里庸俟命以班師事危于馬援之南征
地遠于班超之西域幸此司敗獲奏凱歌介鱗易我
衣裳笑昔人之未廣鯨鯢築為京觀視前代而有光

臣弼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差某官奉露布
以聞臣弼等言

崇壽節賀表行省上

天地一元聖神有作春秋八表帝王所希瑞紀虹流
慶均鰲抃欽惟由舜仁義運堯武文下江

南二十年包舉瓜分之土宇越海外千萬里生擒卉
服之渠魁莫敢不來于斯為盛事久而立功斷乃成
日在壽星光啟前星之曜月交寒露惟騰湛露之恩
臣某等阻綴綴莫階分微省豐年多黍多稌喜萬
寶之告成天保如山如川願億齡之有永

崇壽節賀表

浙西道直訪司上

河清而聖人生一統定九圍之域秋分而壽星現萬
方同三祝之心引領冀都馳情魏闕欽惟
對時茂育受命溥將聖神文武文混合南北仁義孔智
整齊乾坤雖越在海取亦罔逃于天憲克盡君之之
道特高將之之能治冠百王于三五乎何愧年登八
秩將億萬以無疆臣等阻奉 觴榮叨漢繡逢太平
世咨詢曷稱于黃華書大有年歸美願歌于天保

虛谷書院上梁文

學問以求大道莫切于讀書仕宦而至中年宜先于

問舍搜羅萬卷徑始三間虛谷主人得善若虛致柔
為谷高冠長佩皇極予兮錫予頻鏡獨樓子非我焉
知我江湖上不羈之客天地間再生之人元亮今而
覺昨非子雲老而悔少作歐陽之耳固白如喉結何
昌黎之髮既蒼且齒搖矣爰念學箕之計盍圖宮子
之居安土重遷樂天知命聊復爾耳敢云百萬買隣
豈偶然哉于此一經教子焚香以謝造化拜廟而告
先人黌閣規模蓋益滋味近竹之燈寔宜雨依山之
筆架常雲初緝荻以遮門便栽蒨而護石移墻井出
鑿治泉來天將富此翁即百種花皆吟料居未知其

趣耳三竿日高酣眠蔬如飯香茅柴酒美擊節歌盤
谷序作屏書陋室銘人能為人必賴漸摩之力子力
子又生子永為講肆之區升棟良辰飛觴美頌

東 丹東一寸水朝宗玉漏金門幾鉅公多病

才心自愧林間睡覺曉窓紅

西 日斜抱甕灌蔬畦遙見天邊太白低驛路

不聞飛羽檄僧鐘夜々過清溪

北 坎止流行心拱極明時惟有枕泉石試教

舉笏擊何人未敢謂予老無力

南 襁歸今已書雪盈簪禰廟移來舊主三顧

復恩深無可報讀書循理口三緘

上 斗極台垣瞻將相洗兵要倒銀河浪以天

為幕醉眠時無象太平元有象

下 賓朋兒女團欒夜有地不須紅錦藉楸枰

柴温芋栗香風雪爐邊聽詩話

伏願上梁之後雨順風調天開壽域山明水秀日在

醉鄉與衲僧羽客說新詩許樵夫漁翁問奇字里歌

襦袴黃 常遇于賢侯家紹箕裘玉樹世生于佳子

學問文章當行本色功名富貴物外倘來

建德府學明倫堂上梁文

性無不善均同稟賦之天學必有師莫重講明之地
紀倫攸係模範一新式延鼓篋之英昭示肯堂之意
我建德府斗牛秀氣吳越上游望烏龍之山群峰拱
北趨丹鳳之闕衆水朝東魁產間生碩儒代起戶入
孝以出悌家左圖而右書昔嚴子卧釣臺牝獮人爵
今魯公修泮水柱石民彝知郡某官紫陽山學徒白
雲源詩泐遊鄉校而議子產相觀而善謂摩入宮牆
而見宣尼欲報之德罔極屬郡守適值兵興思將
帥聽鼓鼙形而下者問軍旅對俎豆文在茲乎恢張
免悅之風闡易離明之氣舉田諫議趙清獻之故事

認張南軒呂東萊之餘蹤禮義宮庭聖賢闡與拔茅
之卦內君子天將啟于治平伐木之詩求友生日宜
新于問辨爰升吉棟胥相登歌
東 昕鼓三聲
曉日紅畫氣清明如夜氣紛華吹

盡舞雩風

西 參伐光芒聳戩輦但把書燈照方寸蕭々風
兩夜鳴鷄

南 南斗文星虎視眈培養諸公棟梁器明堂清
廟要棟楠

北 華蓋紫微天咫尺我有桐江波上風一絲千

古惟人極

上 朋友君臣動星象輔義懷仁只一言鈞臺已
勝雲臺將

下 尚想張呂臨講舍細問苔痕認履蹤時、雨
過心苗化

伏願上梁之後虎豹交搏董荼化飴賢人希聖人窮
理盡性至于命小學入大學正心誠意致其知志無
慕于溫飽節不踰于險夷必也甘陋巷之瓢飲庶乎
續高風之釣絲貴賤高卑深玩伏羲之易仕止久速
允符孔子之詩

府治至清堂上梁文

新安山水至清分為此郡帝座客星甚急想見伊人
逝者如斯洋洋乎其在誕表孤高之搢肆新隆吉之題
遂安軍太守尚友潛修幸懷孤苦欲永保浴沂之體
每不聞在汶之思未能上下隨波有萬折濤瀧之險
要是淺深見底無一毫泥滓之留奉朝家寬大之書
涖鼻祖賢良之里昔一瓢飲處汲潺湲之上游今五
羊裘雖刘文叔之本心用汝作霖雨然節仲華之畫
像于我如浮雲千萬古知先生之萬高一方寸極天

下之潔感時撫事託物標名必飡菊騷人雅知此意
或濯纓孺子許與斯盟長虹考畫棟之工序鷺送銀
釣之扁鰲飛魚美鼎沸歡謠

東 建武年間一釣翁日釣吾家至清水勝如
候霸作三公

西 隣戶祠君姓氏速洗藥同檢至清水人間
軒冕濁如泥

南 粵嶺貪泉飲者貪飲此一杯至清水水君
心膽夢魂甘
北 百丈游脩泳深碧心亦如斯水至清使君

從昔釣釣直
上 足加常帝腹控天象誰信吾邦水至清客
星隱處無波浪

下 緩帶堂中人整暇從此吾州水至清賣刀
買犢陶淳化

伏願上梁之後賦役輕田野闢獄訟平歲時和官吏
清而草貪風無以涇而濁渭士民清而保正性常如
濟之貫河此清如鏡照奸察媚此清為藥滌痛蠲疴
清夜幽懷千峰榭側月笛清辰逸興七里灘頭雪簑

大哉元至哉元成仰乾坤之造會其極歸其極同依
父母之仁

報恩寺修造疏

萬壽道場後昔山屏水帶百年老屋憑誰月斧風斤
如來雀矢盈頭力士蜂窠塞耳豈無好事于此傍觀
且東有舍西有隣皆上而棟下而宇紫髯將軍之慷
慨廟貌巋然絳袍博士之雍容黌堂偉甚何事報恩
老子獨無東道主人三槐相萬戶候群集祝香之房
千金裘五花馬皆未解劍之豪矧豐年余賤之餘兼
樂土兵銷之際宜資檀信用相梓工待先修敲月之

門次編葺雨花之室孔方兄一文四字肯發心替戾
岡禪和子千歡萬喜盡合掌波羅密

醫榜

僕竊惟八萬四千毛孔無教或愆造化之和三百六
十踰月有奇孰妙聖神之技伯父夏古庵素耽元理
早遇真仙精針敲麁之金香艾灼太陽之火以醫名
世踰四十年以道活人殆千萬衆大德三年七月
二十日奉 令旨着落行省呼請到王相府隨宣診
灸往々策勲過望匪頒多々受賜謗焉遊子幸甚專
門三陰三陽始 中照之 二分二至終于協洽之

官兼通內外之科靡問富貧之聘轉洪鈞而開壽域
莫希良相之功衍素問而授明堂庶得聖王之意敢
曰不施庶幾好生 謹白

與曹宏齋書

某非不欲寄書無事可言則輟大宛存心嘗云先生
有一書不肯寄來恐是有所為父子間不較九月十
九日二客至領謙問及存心九月五日信來論詳縝
溫縵今之周益公馬碧梧其倫也然不太謙乎不太
煩乎吳君尚賢某未識之宏齋有扶植晚輩成人之
美之意曲為開譬詩非易事呂竹坡先生文行俱美
程懷古先生之文之四六方秋崖先生之文之四六
今晚或得而議之惟汪龍溪先生四六高而詩與文
皆不及也 某何人敢望先達敢領袖後生吳尚賢元

京死矣吳華孫枯其猶未之滿今作教語每尚賢別
紙所拜勿令見賢父子自知之其刊本百詩同納六
浮淺但潔淨分曉耳鮑魯齋于宏齋必深相知契為
天原微發二十五篇恨其讀書未博瀛即二程朱子
之書固已盡見如素問五運六氣不必引景祐新事
法四遊升降之說曷欲取之天類以二六為中書所
謂五六日至旬日亦引用則穿鑿矣伏羲恐後世錮
于有孔子恐後世涉于無其謂二聖人初無此心時
文說話不可苟且立論其為序直說舊說太謬今改
之或相聚為其一言刊本之文流布宇宙內商確性

理天之本每天之末未易言也然刊本太矣何以
救之佳處極多疵亦不少耳非如其詩若文淺近之
比也其為說不過客中寤之苟有賢曷不歸云二
三令嗣今年何處作館張潭之栖如故否城中一火
之後車從曾入城否汪遠翔三子近聞一人買偽盜
其路教被勾果否方去言死秋崖之晚子名立為孫
病風喪心來撓其一再賄之去狼狽必死于道途知
否沈野舟死于燕知否汪菊坡還家相見否紙盡且
此不宣元貞元年九月日呈

至元癸巳十一月二十三日回呈久知元京式賢相
繼下世不能作哀挽何以寓無窮之悲元京詩大着
迹嚴而欠寬式賢詩不能用虛字腴而欠淡此其所
欲言而不敢者也其一生辛苦作詩有一朋友訊謂
太偶誠難矣前輩惟梅聖俞無此弊山谷後山亦不
能無弊曉憲無弊然不太瘦乎洪潛未來一見即如
平江今附便草

回呈曉憲天下士居吾吟友某去年得新稿每讀孤
立一詩云陋巷寄吾貧惻々孤立身出嘗嗟寡友居
更病無隣豈是不諧俗爭緣誰可人却于松與竹終

曰自相親未嘗不擊節也切謂此相親且相親皆不
如自字寡友無隣之句他人不識惟不肖則深識之
也更加峭深今之後山矣細思吾鄉前輩高流益復
鮮以天又除去孫元京式賢二人近作者復有誰可
賜晚今用作式賢元京二人哀詩併挽兩相識共四
篇寄呈實同一慨元日得春計想樂道隱居至介眉
壽廡訪徐容齋東原大老能詩能文老于詞翰而許
某唱和去年二詩及某新年二十詩在大兒存心處
令第三子高孫錄訖轉呈諸公筆力不進難逃電目
有便幸改抹一二亦恐春中言歸侍吟伊邇汪虞鄉

便介草：不宣

至元甲午正月初七日回呈

宏齋批云東字詩句中警發人處極是然于孫吳二君有無窮之思而生前有未盡之忠何也濂溪曰蘊之為德行之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苟但為吾吟友吟伯而已是即為天下士乎寡友無隣標榜太高夫子曰我未之見也不是如此立論嗟乎以山谷後山不能無弊而曉寔無病則曉寔無病則曉寔之為寡友無鄰也的矣谷公又深識之宜其一去數年而忘歸也抄畢謔書所見安

得從天下士訂之

答趙雲屋

某浮游南北數十年居鄉日少以故鄉之名士多有未識黃仲宣來捧賜巽札知執事生戊子某生丁亥年相若也某患難流離得不償失豈如執事專一邱壑以為患哉寵教以學問本源出于六經此非某所能及泰山鉅海之喻則某老而無成童林涸澤斧斤網罟之所弗暇執事于此欲責取于尋之木徑寸之珠宜乎仲宣之來徒手而還也翠侍題咏再四讀知塵世烟霞之中猶有賢能之士怪々奇々世不乏人

漫續數語求是正紙尾所謂以孝經取人拔多士之士于學校某不在得行之位豈敢見之空言旦夕還紫陽山下或可面請益未晚晤對有時且此奉復不宣

與畢觀竹

某留杭久未能歸聞觀竹定乘桴東下屢矣而終未見車徒之至恭惟尊府老師年與某同丁亥某丙辰丁巳間在魏館屢同鄉人侍坐今不敢作書望叱名為申問起居某近得省府與致仕文書長男方存心來此俾之將此文書到家求鄉里諸公略助盤費入

燕問選承蔭伏思現竹記碑一本為小烝曹氏作今以緘納居于竹與現于竹俱天下高流也視阿堵物取哉可以相某之子北行敢望指廩某八月或還家求見賢父子一番且此草、不宣

乙亥前上書本末

咸淳十年甲戌冬十二月十四日淮西制置大使夏貴總統諸軍舟師七萬人捍禦江面于潯黃州失守棄軍奔廬州京湖四州宣撫朱禔孫特在鄂州奔江陵府十六日湖北轉運使知鄂州張晏然同王垓首以城降二十日報聞行都太傅平章軍國事魏國公

賈似道震懼號慟不知所為新除左丞相王燾未至
右丞相章鑑甫視事以次執政惟陳宜中與鑑為二
人似道自除兼都督中外諸軍事議出督隆興府實
無行意二十八日度宗梓宮渡越似道密請三宮以
獲送山陵為名航海避敵太皇太后不從乙亥春正
月癸酉朔改為德祐元年似道輟出督隆興之議修
浚平江府城池為遷蹕計尋又謀以揚州為歸運浙
西公田米實之十四日無為軍報劉整死似道大喜
議出督江州而不知自江州以上皆失之矣十六日
出北閤門以舟行十七日左丞相王燾入國門寫太

府寺兩相並不敢有所為二十日似道至鎮江府二
十九日前殿帥知安慶府范文虎降二月初一日壬
寅朔似道至蕪湖初二日池州駐劄前諸軍都統制
張林以州降權州通判趙昂發死之似道以孫虎臣
為寧武軍節度使依舊步師總統諸軍進軍大通身
處魯港呂師孟括淮東西兵七萬人皆集似道遣阮
思揔京使于池州議和貽書中朝將為叔侄之國既
而思揔京再往徒返虎臣即望風退走密遣人報似
道似道亦走二十夜三鼓也二十一日質明魯港無
一人一舟兵十四萬俱潰二十二日似道至真州珠

金沙松江制置使趙潛棄城走二十四日朝廷聞敗
未知似道所在或云已死在左丞相燾道還紹興府
殿帥韓震謀遷三宮航海右丞相鑑集百官議知鎮
江府洪起畏棄城走二十五日右丞相相鑑始為除
目知寧國府趙與可棄城走二十六日省吏翁應龍
以督府印至行都同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宜中
劾似道債軍喪師乞與解罷平章都督罷公田二十
七似道入揚州左丞相燾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浙西
江東宣撫招討使在京置司宜中知樞密院事兼叅
知政事臨安府兩浙制置使曾淵子同知樞密院事

魚職任依舊文及翁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倪
普端明殿學士同檢書樞密院事是日松江制使司
帳前提舉翁福權馬軍司事徐王榮以建康府降三
十日兩浙轉運使幹官陳桂上書乞斬右丞相章鑑
及同知樞密院淵子殿帥震謂不當議遷鑑懼遁紹
興府是日內批似道罷職與祠三月初一日壬申朔
宜中用樞密院編修官兼權考功郎官潘希聖計即
座擊誅殿帥震昇斬于江通橋初四日再除燾左丞
相兼樞密使初五日鑑罷左右丞相與祠宜中除右
丞相兼樞密使初七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方回令

赴都堂稟議時田通判安吉州初九日燭宜中並帶
都督諸軍馬罷似道祠令歸里終喪初十日回安吉
州解任十三日抵國門外始朝廷謂似道已死後乃
知猶在揚州舉朝阿党皆宣言似道將興晉陽問罪
之甲似道初聞變時臺諫官四人陳過為殿中侍御
史徐鄉孫為右正言潘文鄉季可並為監察御史十
二月末似道方涕泣窘急遂無月課正月末似道既
出此四臺諫始毛舉細故論數小吏猶不敢一髮忤
似道敗矣國危亡急矣懼其復入者且肆為恐嚇噤
舌縮聲陳過除侍御史謾以一疏畧言似道即走歸

安吉府徐鄉孫已出為起居郎兼權兵部侍郎新除
左司諫潘文鄉右正言季可監察御史何夢桂曾希
賢並未可論列回以為天下事已至如此似道鉅蠹
元惡真國賊也受其恩者不忍言畏其能殺已者不
敢言則忘君負國相與俱斃而已十四日入國門未
見宰執先詣麗正門上書乞誅似道有十可斬罪其
略曰

臣聞霍光擁昭立宣而驂乘之道卒貽身後之族誅
李德裕佐武宗平藩鎮而宣宗既立終不免朱崖之
謫死何則權非人臣所得竊也今賈似道才不及光

德裕而竊權逼之明皇未有蜀道之行舉天下孰敢指楊國忠之非德宗未有奉天之幸雖通國知盧杞之姦莫敢誰何蓋勢之所在足以殺人而制其命也今賈似道之惡浮于杞國忠而所召之禍尤有甚于天寶建中者焉此臣所以日夜痛心欲一乘之而無路者也且開禧之釁微矣而仇胄殛開慶之變未至如今日之甚也而大全戮是故靖康中微六賊伏誅今似道非六賊之蔡京乎臣嘗數其罪有十可斬而誤似道者有群賊焉皆可斬也臣請索言之何謂十罪一曰倖者偶然之福故傳曰小人行險以僥倖

似道倭乎科第本不知書理祖妃弟法當換班籍是早竊麾閫沉酣富貴垂四十年倖也由荆入淮無大勲譽樞密西上呂文德為浙籬蘭市之橋王堅為全釣魚之守倖也已未透渡南岸乃似道地分印應龍史子翬屢書告急堅不謂然漫無一兵之備豈得專罪素玠鄂之圍賴印應龍張堅守于前賴呂文德赴援于後而似道之倖心熾矣松壽反覆漣海來歸非倖乎慧星告變宜斥而留非倖乎度考退託授之以柄非倖乎積是數倖以謂抱子弄孫沒世無患江流再失始又欲徵倖于買和此罪可斬一也二曰詐朝

三暮四狙公詐術欺天罔人終不容偽竊聞庚申之
入相也實嘗于鄂為城下之盟許以歲幣欺紿理祖
自詭再造責償之使拘留真州大為所詆歲費廩餼
億萬以彌縫之又聞使至京湖久留漢陽之池口不
知其後何所處分是雖要盟姑以紓急然似道上以
欺人而外以納侮今日為彼問罪咸以似道為不直
為失信則豈非詐術敗露之尤大者乎其他一語言
一動學舉無非用詐以肆其顛倒戲弄之術笑語甚
和而彈劾已至酬答頗恭而譙責隨之召是人也寔
不欲其來惡是人也外則揚其美宰執充位姑代朝

叅臺諫脩員日為月諫人皆洞見肺腑而謂天下為
愚此罪可斬二也三日貪太祖革亂貪吏罪至棄市
四海遂定自天地以來未有如似道之貪者則安得
不敗人之國泉之諸蒲為販舶作三十年歲一千萬
而五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為不足道殿巖所入四
六分張范文虎陳奕以是深怨之陳碾玉掌玉寶譚
天文辨古器趙興棟搜骨董法書圖畫御府所無石
刻蘭亭至八千匣雪之向推官者后家也發其先塚
珠玉以獻而金椎控頤之禍遍及畿輔俞玠之墓木
拱矣貴公子創為思忠釘腦之說改卜葬穴者為似

道取玉帶也東南盡海外珍怪西闕門北推場之貨
恣恣據之而馬逢勝居南潯號海幹籠天下蒸波之
利諸勳戚世家無不餌以官職鈎其珍贖毒取而奢
用已獨富而天下之軍民無不貧此罪可斬三也四
曰淫常舞酣歌相服戲朝古水茶坊屢火而屢棟之
入相之後漆墻柳姬輕車往來相府挾妓自古所無
每飲必用數十人名曰奉母而晚出之倪潘互染指
焉厥弟明道聘尼為妾莫敢誰何邏卒夜覘有昵潘
者立遭不測嘗以是妬一臺吏黜兩臺官其有已放
楊柳士大夫誤納之或至貶竄宮禁使令大臣尤合

避嫌有如新開南巷之葉氏出自淑妃之閨聞其美
而脅致之寵至專房民間有一殊色雖已聘嫁亦強
漁取女覩尼師交通關節婢壻富兒雄霸畿甸光範
化為平康翹材穢于狹邪此罪可斬四也五曰褊國
家以容受直言為命脉而似道一切塞之趙謝陳杜
諸人一言其過憤恨切齒若將廢之終身陳宗禮為
言官欲言其事即徙之徐鉉孫以短劄諫公田雖引
入翰林尋屏不用雖招置後列終不與要職李芾以
公忠受譴冷應元以鯁直受勑忌俞浙而汙之以催
科進徐直方之去怒其上書比已侂冑街談巷議及

其謬政則為騙局之獄賭局之獄一網打盡皂白不分陷之死地場屋程文一有所指則雖已擢科第必籍記其人治將來之稍有廉聲才譽學問文采而竟其意不附已即墮机窞亦有感其拔擢納忠進諫者翻手反目為几上肉收毒忌列出天性鬼域魑魅未足喻之天下側目累足十六年此罪可斬五也六曰驕小白九合諸侯震而驚之屍盡似道宣撫上流澣黃失險呂文德嘗語臣此是賈丞相放他過江千百萬眾脚冤九泉似道之罪也天厚其德尽攘吳潛向士璧趙葵犄角之功廖瑩中福華編文過美朝廷

制詔一則師相二則師相臣僚章奏一則元臣二則元臣門生歲續一則老師二則老師無父無君以至于此度考拜之太皇拜之隆國拜之淑妃拜之度宗庸弱似道強僭牢不亾則必有桓玄之事矣似道以為周公大聖人亦不若吾年未五六十而洎于八九十之文彦博深居不鄙葉相府酣泰湖山葛嶺冷泉之間不容有船舫之報車馬之迹術足以劫持威足以恐喝而使其徒誇于人曰我能使貴戚不牧民似道之姻婭則牧民曰我能使宦寺不撓政似道之使令則撓政曰我能使近習不與事似道之愛客則每

事曰我能使宮妾不怙寵似道之姬侍則怙寵曰我能使游士息謗我能使彗校負諛我能使執事同我能使言路畏我能使天下之賄皆集我能使天下之口皆指驕亦甚矣然獨不能使盜賊弭于內敵國屏于外昏此罪可斬六也七曰吝刻印拜爵烏江刎積金借賞漸臺誅古今一揆似道初以祿財邀譽用呂不韋負販之術致身鼎輔本性乃見予一人官職必欲其人感恩刻骨故操縱抑揚每不可測中外百司雖一舉削之微亦取決于已而後敢畀比年朝士常虛數十員監司州郡有佳缺踰年不除使鑽刺之徒

眇然目穿眦裂而望之制縱當科降者不科降水旱合蠲除者不蠲除過軍生券沿邊州縣歲鑿空費數十百萬一切不認自更易関子以來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資一草屨而而供戰士一日之需襄破之後臣嘗力請增支僅增一百夫楮幣出于國而無窮何所見而執不造之說飢寒窘迫難責死鬪何所見而必欲困夫爭戍之人此罪可斬七也八曰專人主不能自治故責之宰相大權不可旁落故必立臺諫以司察之使宰相臺諫合而為一則人主無權矣臺諫用宰相風者自王安石始章厚蔡京榛仇遠全相承

一脉而似道為甚理祖之時猶密倚何逢年吳子聰
荐于内庭臺長荐于經筵以欺理祖至度考即位似
道自為廢置名曰草大全之弊不復與諫議大夫執
政然無三除而權後四除而正後狡險詭嫉之人外
為柔媚易制之狀皂囊白簡甘心五百人主所欲擢
用所嘗稱獎無不排擊而糜滅似道所不取所甚忌
無不文致而加汚幸而似道之子如弥遠之子俱不
肖不然移鼎改步如搯如丕誰得而議之凡似道所
以尊于九五威于萬乘而度考擁虛器快上仙者
寔自道似為臺諫以專天下之權也此罪可斬八也

九曰忍祖宗以忠厚得人心民之戴宗有死無二不
謂似道柄國斷喪殆盡一是申韓鞅斯之術以溺殺
大全以鳩殺戴慶柯以刘宗申殺吳潛以李雷應殺
皮龍滌僉謂大全致寇可殺也慶柯内窺相位謀出
似道視師九江則何必殺危崇進不以正有入相意
不為無罪然不至殺如潛之殺則天下寃之十六年
無理作自陳詞而一挂刑籍者难于改正五更大理
赦兩更非次赦而永墮瘴鄉者終不量移公田勒佃
十室九空遂非 諫又将類曰何其忍真司 額曰
三十萬圭合私益軍法擒捕何其忍米柵祖斗激安

生事兵死無教何其忍潢池小窳饗所召不思摩撫
動輒調遣何其忍以治閩之威治朝廷以馭軍之法
馭士庶人之離心中外瓦解此罪可斬九也十曰謬
是、非、黑白易見逐臭弄糞非愚則迷公曰股富
民閩子昂物價贓賊錮仇怨綠檀開告許泐淮進築
無補于淮寧江列也何益于江帥蜀非人激整使叛
援襄非人誤煥使降添教壞郡津主學冗邑員補闈
舍選省場廷對率有私人而科舉具文御史諫官宰
相執政俱用謝啓而吏胥竊笑凡此者舉天下以為
非独似道以為是机速之建宜有秘策夙寒教處乳

臭比肩以狼牧羊有識短氣乃者十二月十四日之
報豈有两表珮之可諉平生自詭知兵至此一籌不
畫慟哭内庭趣期復土欲逼三宮乘間渡越謬甚不
進龍興不進九江開督于京謀據吳門謬甚正月十
四日引兵出督由新安旬餘可到湖口由四安七日
可到池口頌乃遷道京口輜重泝流二十日始到蕪
湖則舒池亦失矣加之每事詭譎不肯明白洞達傳
者皆為護駕入海以致諸郡藉口不守軍次暮港一
再以宋京請和報使之來所以覘我處已弛備驕傲
揚言于人復辭戾氣憤吾國之士大夫將淫刑以逞

二月之十三夜舟燃千炬名滿江紅真類兒戲約言
行成固無望子儀之單騎何至用阮思聰之病夫十
七日思聰歸京議和不成光弼刀韞死戰可也相與
失色遽辦快船臣一聞之即知其必敗矣畏而退退
而潰假息淮海失其督印豈非初意本謀拔止此耶
似道專制國用豈無素儲首倡毀家之議盡哀奉國
金銀而似道之家未嘗肯毀用意如此欲保是安婦
節節之謬種皆謬債軍失身宜也今一元惡雖已
挫而天下大難不解宗社生靈何辜焉臣數似道十
罪至此雖斬之萬段也臣以是欲望朝廷明詔賜似

道死取其首級以獻錮其子孫而籍其貲勿如靖康
間治一蔡京徒費歲月其次則賊客廖瑩中賊吏翁
應龍賊幹馬逢勝賊將王起宗已至者斬之未至者
捕斬之皆流其子孫籍其貲又其次王庭黃公紹張
濡胡元叔陳協道趙興柎俞所陳礪王談天文胡總
管吳鑑瞿桂堂蔡幼習王景思皆與追勒遠竄貲多
者籍其貲仍下臺諫察其城社之無良者與夫蠹國
害民失人心亞于刘良貴等者悉與劾奏施行
書末別論三事 一謂上而鄂漢蘄黃下而江康舒
池陷矣臨瑞饒熱矣當塗金陵所傳 異而京口與

矣毗陵之途梗矣太皇聖駐行都跬步不移仰見定
力然有一說敵可使退而終于不遷則為莫大之功
無策退敵而漫曰不遷則亦為莫大之禍東南所守
惟賴一江今勢窮事極欲守行都百二十里之都城
非計也嘉禾臨平安吉餘杭此而受兵則韓彭復生
亦難浪戰主不遷之說者不得不遷矣二謂古人交
兵使在其間聞所由真州之使一二尚存盍不召至
闕下發其書函窮竟似道心事隱微然後遣使報聘
緩師行成謝以似道包藏朝廷之所不知又必厚募
死士分諭諸將謂汝之所憾者似道今已誅殛惟逆

震者不道有素為殿岩時買處女千餘人產逆維七
十輩充戾淫驕臣見其酒邊嘗叱理宗為你知其悖
逆久矣目如死羊決不善終今日欲遣間說誘臣決
無望此人之可化也三謂楮幣賤物價窮軍中數口
之家寒無衾炭日炊不給腹枵衣敝累可憐目見
市井魚肉益醬而不識味困苦極矣此為熟券既不
足恃而生券廢十七界遂縮一貫為十八界二伯癸
酉之夏增為三伯以此買人死命決是百戰百潰乃
如軍賞當于官爵之外傾竭帑藏不足則募國中貴
戚天下大富民但患不信不患無貨惟吾國所以不

振軍券徵軍賞吝姦臣取驕將驕將取困兵何往不
敗軍券豐軍賞重然後可行軍法最末又論謂厥今
蠹倖多端姦邪滿朝如今日罷田等皆所謂革其事
也革其事未若革其人革其人之面未若革其人之
心大抵用人為用國之本而用心為用人之本似道
不善用國以其不善用人所以不善用人以其心不
善也自曰倖曰詐以至曰專曰謬有一毫如似道則
是前車已覆後車不戒似道常非笑大全云今必
非笑似道于地下今之當國者無使似道非笑則倖
矣又謂司馬光革熙寧之政或患報復光惟曰天若

祚宗必無此事未有知而不革而不盡者趙鼎相
中興亦不過盡革王安石死黨邪說張浚慨然用兵
中原平復然兩人微不叶心僅救天下之半今日之
事力所不及盡吾之心以所諸天力所可及盡吾心
以盡吾力天無有不回者矣書上當日太皇除付三
省宣諭除回太常寺簿副本報行中外大快蓋前此
未有敢言誅似道者也知嘉興府俞安裕抄錄此書
轉海由通泰入揚州以達似道似道讀書始有懼意
然猶恨不平謂同行諸客曰方回謂我詐我直是
詐此一說都是都承東元嘉自揚州來為回言如

此後四月初一日新除權兵部尚書高斯得供職兼翰林李士侍讀初二日斯得上殿始繼回奏言乞誅似道十七日新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王應麟供職始奏繳乞誅似道又次之至九月然後施行

乙亥後上書本末

是年六月初一日庚子朔日有食之既晝晦如墨其日賈似道同其客廖莹中王庭榘海歸至紹興府左丞相燾乞召福王與芮入衛社稷叅裁國務內批令有司討論典故更議異礼仍遣使勉諭疾速赴闕時回為太常寺簿討論國朝典故以謂前無可援之例

乃止初二日下詔求言先是左丞相以四月十七日入國門視事燾之未至奏請除京湖宣撫大使叅政朱禕孫樞密使兼叅知政事淮西制置大使夏貴樞密使兼叅要太皇以必行如不用臣此策臣即不能入相太皇降旨候燾視事即以內批行之故是日有此二除而京湖淮西二大閫俱不除代回莫測所謂以問省門編修夏士林秘書兼編修潘希仁同稟右丞相宜中謂此二閫無代兵當付之何人宜中令都司官往左丞相府稟燾乃再降旨各令帶閫入衛選察權司燾之意謂宜中亦似道所擢用將謀去之以

襁孫為相貴本兵而國可再造然不知襁孫已于是
月初八日同檢校少保節度使湖北安撫使知江陵
府高達降于阿剌海牙矣煇又議令回馳往江陵府
趣召襁孫會知潭州留夢炎書報襁孫達失守中城
輟至如福王入輔之議首尾出煇建明嘗面與密謀
四月十五日除與芮保康寧江軍節度大使判紹興
府浙東安撫大使依前大師判大宗正事主崇王祀
事福王置長史司馬記室等官與芮欲入輔意不悅
二十一日除兼兩浙宣撫大使以慰之然猶不悅二
十九日監察御史潘希聖卒時陳文龍除司諫陳仲

微除正言並未至惟監察御史孫嶸叟一人在臺五
月初一日左丞相煇始內引司農少卿兼權檢正
宇文十朋折簡報回除監察御史潘希仁來訪亦言
新除且問及論人第一義回謂似道自為臺諫以致
敗國今日宰相不可復襲其迹近左相所為不通世
務兩閭內除似乎棄京湖與淮西福王之議似乎欲
以大物授之似道當誅宜即誅之孫嶸叟乃煇鄉人
今已受煇族使苟回果為是官今夕俱辭免即帶劾
左相左相罷去然後供職希仁甚駭回說無言而去
又一二日會十朋訝謂已見內批除目何為收起徐

有所聞乃燭封起不行既而燭別擬入內除俞浙監察御史浙燭愛客也宜中亦封起不行燭自入內批尋改除浙江左司諫回監察御史燭又封起不行燭自入相至日食近兩月與宜中日益不協嘗奏榜朝堂以陰主遷幸乞盟譏切宜中蓋三月十七日獨松嶺告急宜中密奏移蹕頗與韓震初意異宜中客檢詳直院吳浚密遣間諜持蔣福書入建康府說諭諸將與張寶卿者未使而燭密下平章江府令提刑知府陳謙亨提舉戴覺民出迎置酒斬之閭門又密調劉師勇霍祖勝張威復常州而宜中與其客謀升燭

為平章相由夢炎令出督六月十四日太皇批可依元祐前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由夢炎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可令學士院降旨是日右司諫陳文龍供職遷殿中侍衛兼侍讀陳仲微遷左司諫後終不至陳景行除右正言夢炎客也俞浙除監察御史蓋燭所欲用至是始行十六日宣三相麻回當祭已受誓不預班聽燭悟宜中夢炎尊已虛名而奪其除吏用兵之柄甚怒走小堰門具辭免宜中謂燭去固亦出關太皇分遣朝士宣押復還十八日回在齋宮聞之以謂似道與客廖瑩中近在紹興此

兩人未誅國人之氣不吐燿謀國幸刺欲以福王入
輔監非攝即君決所不可又陳合在樞密府與堂中
交通以朝事報似道乃草章應詔十九日詣麗正門
上之其略曰

臣竊惟今日有不可不誅者二有不可不去者二有
不可不輟者一何謂不可不誅者二其一賈似道當
誅而不誅臣聞古大臣聞譴何盤水加劍而詣請

有大罪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似道不知出此實有奸
心竊柄欺君曹操司馬懿也激叛產安李林甫楊國
忠也謀利誤國桑宏羊裴延齡也喪師失地蔡京王

黼也兇百佞胄惡萬夫全臣以可十斬罪教之粗寒
其胆魯港之退維揚之遁無一字奏聞內廷之外朝
而貽輶韓震使之縱大劫遷則是董卓之長安尔朱
榮之鄴也理祖四十年現天之配天下之母訟獄謳
歌所歸先帝之嫡子天下之君而似道弁髦土梗視
之大逆不道日食之既晝晦星見似道度越實此其
時此皇天所以震怒而示之象與一衣帶水睥睨行
都墓門之續曲沃之藩伯有宗盈而入焉終必自滅
不如芟夷蘊崇之速圖鄙鳩未鋤而以黃金少許嘗
試朝廷厨車未徇而以骨肉相見徼憐宮禁且形之

筆續謂敵之所畏惟己而已臣輒笑之使敵而畏似
道也則何以破襄陽渡滸黃下長江似道而為敵之
所畏也則何以退蕪湖走海道遁惟揚平生狙詐盡
敗尚敢矯誣如此妖巢滅迹不行蓋族氏之刑奸黨
孔多將有夕陽亭之計臣願明詔遣使者賜似道死
如張邦昌平楚樓故事簿錄其財禁錮其子孫倘末
減而貸其命于瓊崖儋方臣竊以為不可其二廖堂
中當誅而未誅臣聞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
僭自大夫出而後家臣擅廟堂中似道之家臣陽虎
監牛之也十五六年要路貴人鮮不奴事堂中天

天下之賄皆歸之臺諫彈劾草疏十居八九則安得
不為奸除授啓擬似道口之堂中華之則安得不為
奸皇祖之廟號為理先帝之廟號為度強名新異公
肆嘲訛天下切蓋不平咸謂廖瞎子不臣不道馮夢
得以穿鑿晦昧之文為堂中師引真翰苑閩人率由
此路盧鉞陳合悉以玉堂賜金歸堂中致穹位而高
應宗應旂又磨牙接踵求之必邊諸閩年除歲遷正
冬節令必餽堂中白金數千兩黃金數百兩之賄不
知幾萬其餘監司太守皆然主賓書籍圖畫養成宣
現之夙呂師望在和州餉以豆粉蹴其器曰何不送

錢至今傳笑厥子聘趙孟議之後妹子既死矣利其
奩田祝陳合之猶子以為子以醮之趙與柎為似道
羅置骨董堂中旁搜無厭致其家屏椅什器皆盡于
是孟議與柎依倚蔽勢雄霸于雪有弟廖首緒山販
木流毒衡湘又有廖旦置局京城鬻官賣爵尼冠之
女長堂中一歲之壻橫肆吳門田連阡陌寶貨如山
孟議與柎馬馬逢勝施暹居停窩藏不可勝算京檜
佞遠號為雄奸未始有饗客若此大全有一沈翥未
至如堂中之甚然猶遠涉鯨波倘容堂中網漏則何
以戒後來之客翹館者臣願下三省檢會臣上書下

浙東江西福建提刑司捕堂中送獄根究免奸誤國
貪賄弄權等罪賜盡囹圄簿錄其財併追趙孟議趙
與柎馬逢勝施暹或竄或誅根索寄附廖氏財物以
助國用何謂不可不去者三其一王煥不可為平章
當去臣聞鄉飲酒之禮不可以理軍事救焚拯溺而
矩規行亦終于塗炭而已煥平世中才也謂非庸交
亦文俗吏謂非小人亦愚老人謂非挾術用術亦不
學無術正月十七日入相似道北逝感其恩而畏其
威吏不能謦歛忤事不敢毫髮為廣德風寒處也脫
其愛入為佑神舐犢之情遂矣二月二十四日潰師

有聞則翩然去似道斥逆震誅吳門捷安吉捷歛黯
績溪捷翠華不遷之議決矣勤王之師四面至矣則
是四月十五日遷、然來斯于已也行止不明朱禩
孫聞敵渡江棄鄂西泝是以有晏然之今日所以又
出開慶下者禍本在此初云棄鄂以全閩迨至棄閩
以全驅乃遽加以元樞之命東南天下卒不能辦兵
十萬田揚思播二州崎嶇南裔勝兵幾何乃惑于憺
人之說征其四萬之師而棄黃平趙潛之棄金陵大
于趙與可之棄宣城胡為私庇趙潛特免竄籍葉閣
之以南康降甚于令狐概之以廣德降胡為陰右葉

閻不許譏笑斯于事也是非不明守身莫如孝毛振
趙焱雖才棄其倚庐客其光儀而以為謀主持心莫
如怒董樸董楷雖才不近人情號為刻吏而以為人
品謂今之都司皆柔引以自近果剛善乎謂前之言
路俱非用其所私果公是乎斯于人也賢否不明自
燭之再入也凡兩月間所擢必其善所罪必其所憾
執拗多通變少昏憤有餘精明不足權落子舍事由
私人奴客譎張縉紳覲望僉謂排賈擊韓出萬死不
顧一生伊誰之力一旦乃有鬼貌藍色之王桀潛伏
幽冥以執天下之柄近日除定海一統制官桀公然

受賄幣三十萬緡人無不憤嘆於邑今又加燿以平
章事之任待之以元祐師臣之禮敵屯近在一二百
里外而吾國有此等文彥博不笑人臣願速賜睿
斷罷燿平章以佚其老仍降詔刪去平章之職永勿
再授無使權奸襲似道侂冑之迹其二陳合不可為
為同僉當去臣聞楊畏在熙豐元祐紹聖之間號為
三交合之交抑又甚焉程元鳳當國深交程楊祖而
得台試當元岳之在臺元鳳之再相諂事楊祖遍及
諸程干牘乞憐苞苴脩敬殆無虛今涕唾視之矣
江右之政貪黷腥聞德其魁胥載以後乘代者鍾季

玉廉正不阿發而逮之閩人党盛廖氏勢炎卒坐罪
季玉而合無恙趙時詒以子為大全之子圖富貴合
則以猶子為瑩中之子接官職苟有識者孰不知瑩
中之必敗而合亡命締交一至于此鎮江弗競浮海
是謀劫御人販洋之舟維于浙河之岸與陳堅許自
潘文卿日夜為南走計震之謀逆誰寔開之元惡挫
敗請詞繆悠包藏兩端希望復出不然則雕甍工繇
事何以不用而改用孟明毅亟之說學士貼麻尚有
顏復苗子獨松之戰未次姑蘇之二方萌夜間敲
門張皇急報謫彼陳堅之徒噬之相率奔遁于是宰

相一員外僅有合侍郎一員掣攬同僉狡巧特甚以
產女之受姬嫁孟縉之豪幹日黃堅者為雲巨蠹繆
謂招孟縉以未歸實則落黃堅之奸便通國上下昂
沸一辭謂國穢志合必以報堂中而媚似道臣願速
賜睿斷罷合同僉奪其職名恩教勒堂中祝子歸宗
而令合以廖氏之隱財歸有司仍下安吉州追黃堅
逆党根究配籍施行何謂不可不報者一今平章臣
燾所建宗老入輔之議是也臣聞晉成帝即位五歲
王導為相曾未三年庾亮任法財物蘓峻反叛宮闕
蒙塵當是時屬近行曾豈無元帝之子王導不請以

輔政而內以一身自當大難外倚溫嶠陶侃諸賢卒
平禍亂此今日所當法也比輔臣奏請議加福王
殊禮許以入輔臣備員禮官心竊疑之蓋謂議殊禮
如仁祖待荆王則可議入輔如周公相成王則不可
章獻垂簾賢宰當軸坐制天下有餘荆王威名既著
正當齟齬此臣所謂可也周公大聖人猶且四國流
言名公不悅後世非有周公之聖決不可詭以周公
之事此臣所謂不可也臣同太常博士臣元真以問
臣燾：所謂宜加三鎮節度大使亦當以參裁國務
擊銜臣曰不可臣燾則荅謂既是監國合如此且撫

軍監國太子也事燾所引倘非病風喪心之狂言則
是未嘗讀書之淺見荆王為河陽三城武城軍節度
止是孟滑兩鎮僉書叅政臣竊以為三鎮恐是筆誤
而燾信之何即本朝典故未嘗有親王輔政者亦未
有親王為三鎮節度者或謂此廟堂奇策也將欲奪
福王判越之寔故且假福王輔政之名福王必避嫌
而不至禮官必守正而不向則紹興府帥自屬他人
耳臣不能深探二三大臣之心但聞此議一出輿論
俱不謂然奏中祖孫二字近乎兩統二父亦欠精審
二三大臣能保此身長在兩地否萬一異時有陳僖

子乞者大司馬溫者豈無陽生茶東海簡文之憂今
議臣之肉其可食乎臣願速賜睿斷于尊禮福王判

越宣撫等任仍且依舊收回近降指揮以安福王之
心書末具小帖子言臣聞史弥遠為宰相二十七年
未嘗有明州人為臺諫賈似道近執國柄丁六年亦
未嘗有台州人為臺諫兩人皆權臣不道猶不敢私
用鄉人據言畧平章臣燾紹興府人而監察御史孫
燦亦紹興府人燦更之除諉曰燾尚未至燾既入
為左相燦更自合出臺屬者升拜平章又擬除紹興
府人俞浙為監察御史如此則弥遠似道所不敢為

者燿為之矣伏乞睿照裁處太皇降旨下右丞相夢
爰與其客何新之讀之大以為然轉緘過左丞相府
宜中大駭謂回不當攻燿恐燿去而已愈不安二十
一日回至兩相府納副本焚爰勞問祿賞宜中独若
嗔怪欲索車即出闕去者且令新除小著兼右司潘
希仁搜予隨行副本盡以藏之而與夢爰議論緘藏
回書勿泄當日用新除常丞兼食詳吳浚議出回知
建德府是日端明殿李士同僉書樞密院事陳合出
至六和塔暴卒或云飲藥以新除殿院陳文扈有疏
始報行似道時在紹興一日命廖瑩中對飲酒數行

瑩中遇毒如廁卒王庭者歸東陽聞省吏翁應龍斬
懼而自殺或云亡命七月初八日檢會給事中黃鏞
及合臺奏似道送婺州居住廖瑩中王庭追毀出身
以來文字除名勒停昭梅州羈管二人皆已先死初
十日回至建德府視事是日檢會合臺奏賈似道更
降三官改送建寧府居住令紹興府福王與芮差兵
級三百人護送仍拘集所養淮兵將校二十日檢會
臺諫奏賈似道責授高州圍副使循州安置令紹興
府增差兵級二百人追管護送仍簿錄其家及隨身
行李二十二日監察御史俞浙供職疏論九人而知

臨安府趙孟博兩浙轉運使應節嚴樞屬吳浚潘希
仁皆宜中客疏語多斥宜中右相夢爰緘疏不行宜
中為燭所攻出關自漁浦東陽出處州歸永嘉都人
謂燭非是右相夢爰乃始檢會回所上書欲行之而
京學生劉九臯等十三人受燭子槩金扶合俞浙同
日上書詆宜中不俟降出揭之廊廡謂宜中誤國之
罪將浮于賈似道宜中用是引去燭槩浙表裏為之
而許端明殿大學士兼參知政事高斯得相為屢上
疏乞遣相臣出督意蓋黨燭至是情畢露中書舍人
王應麟給事中黃鐘鏞連上三疏論燭斯得浙太皇

太后怒罷燭平章與祠斯得僉書參政依舊與祠浙出
臺為大理少卿去中外快之而孟博浚希仁凡宜中
之客皆去朝士中使絡繹于道追宜中不及矣是日
鄭虎臣護送賈似道至衢州始知改竄循州上簿錄
之命福王每芮定及之拘其行李姬侍上有司九月
初七日周彬特改合入官除將作監簿彬處州人由
大學第進士除史館檢閱五日而有是命時朝廷議
即所在誅似道彬毅然請行而所帶劄子兵士臨安
府緝步房院長供申訟途幫券漏言其事十九日似
道至潭州城南二十里木綿庵護送鄭虎臣扼似道

陰殺之漳州趙崇錢王燦塔也知朝廷遺彬誅似道
密告虎臣為似道地以全其屍虎臣蓋以此事故賜
死似道于廟謂為之
地者妄也

至為此十月十六日漳州申似道中風身死至行都
虎臣者福人以術士補武職為紹興府攝局後為張
世榮所斬彬居其鄉與似道舊部曲陳統制者競亦
為所殺似道嘗夢死于鄭姓者之手故于宦官甘心
鄭師望而朝中有鄭姓人輒黜之不知其兆乃在此
也首劾罷似道者陳宜中首乞誅似道者方面而繼
之者高斯得臺諫諸人蓋久而後申之云古者國家
文武並用

貴文而賤武者宗氏之俗弊也故雖良將往為文
臣所殺賈似道呂文德不協遂以亡國虎臣殺似道
不為過世傑又殺虎臣者以似道宰相虎臣不敢擅
殺也世傑之無成功兆于此矣

權刑部侍郎周公 端朝 謚議

議曰士大夫始終一節之謂賢朝廷統于用賢之謂
治世之賢者本不多見而上之人用人也以不肖為
賢則賢不肖混上下千百年間曾未始有一過乎所
進皆賢所退皆不肖之時是以賢者每不合而古今
天下常苦于治少而亂多惟本朝元祐為能純于用
賢惟元祐諸賢始終一節莫如眉山蘇文忠公蘓公
雖與安石異亦不苟每温公合使温公少如有安石

一毫厭弃蘓公之意是六一熙豐而已何元祐之有
乎後人之柄世動輒自詭元祐一有賢者不與已合
則疏之惡之且排斥之賢者之不合何傷焉而世道
之不可為重可歎也故刑部侍郎永嘉周公端朝當
慶元初為太學生侂胄造大誣用李沐擊罷趙忠定
公相將殺之公與同舍楊宏中張道林中麟徐範蔣
傳上天子書乞竄沐坐禡管信州明年押歸本貫嘉
初許自便公入蜀避侂胄又六年侂胄殛又明年詔
褒六士始免解又三年始試禮部為第一夫以太學
生一上書詆權奸而厄以十七年流離轉徙之鵠酷

侂胄豺狼固不足責也然獨于彌遠有憾焉嘉定更
化自詭元祐非不解為党之禁稍用侂胄所存寔則
陰襲其迹始則和正並用終則和勝正屈崇長李知
孝梁成大之徒廢真謫魏以公禮部第一人而黜使
再為郡貳自筮仕至彌遠死二十三年終不置之從
列彌遠也侂胄也特伯仲間耳亦未足深責也乃如
端平更化不特自詭元祐雖天下亦或許之為小元
祐始擢公登從列然一敵上一敵興公力言不可共
事不可以夾攻為然足規清之案閩洛汴師潰不幸
言中公于是丐去而以疾逝矣識者謂公假以年位

少進亦終與清之落者然則端平所用諸賢大率
貌同意異如清之者豈可追春秋之責哉公一不合
于侂冑再不合于弥遠三不合于清之以公始終一
節方蘓文忠可無愧而嘉定端平之相不能純用于
賢不足望元祐之相此可為世道嘆非即抑公早從
水心所聞已博經史百氏無不貫淹國朝典故尤所
精熟于信從趙昌甫于蜀從劉後溪晦庵之學又有
聞焉所以平生蕭然孤榻不營一椽有田半頃捐以
與兄自連柱三相臣之外專行梗論史不一書學到
則理明理明則無慾無慾則剛則浩然之氣常沛

乎不可禦非公之謂耶謚法廉方公正曰忠道德博
聞曰文公蘓有之元祐從臣眉山蘓公之謚曰文忠
今公之行事文未蓋于科給忠已凜乎縉紳宜先忠
後文謚曰忠文謹識

方虛谷桐江集卷之三畢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今公', '桐江', and '集卷']

經